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五年五月

第五十三期

學

衡

桂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53

May

1926

國 家 主 義 叢 書

國 防 與 外 交

謝 彬 著 一 冊 元 冊

本書重要篇名如下：
 ① 新疆經營論
 ② 阿爾泰現勢論
 ③ 帕米爾高原形勢論
 ④ 西北喪地
 ⑤ 中英藏案
 ⑥ 西藏問題
 ⑦ 外交問題四篇
 ⑧ 東三省四篇
 ⑨ 片馬問題三篇
 ⑩ 海南島開發建議
 ⑪ 廣西越邊卡隘考
 ⑫ 外國在華行政
 此外尚有陽關道及河源考等篇，均屬著者親身遊歷時所研究調查，實研究現代大勢及歷史地理者之惟一必讀之書也。全書將近二十萬言。

西 藏 交 涉 略 史

謝 彬 著 二 冊 角 冊

英人經營西藏，積極進行，有不達領土之目的不止之勢。顧藏地偏在西陲，注意者鮮。本書詳叙西藏之歷史地理，英藏之交通及中英締約，中英、英藏之種種交涉，各方對於藏案交涉之意見。著者衡陽謝彬，足跡遍中國，尤熟掌故檔案。此書一小冊，頗可供愛國者研究，學生參考之用。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046) 半 書

民 國 十 五 年 五 月 出 版

不 准 轉 載

學 衡

編 輯 兼 發 行 者

北 京 清 華 大 學 郵 局 轉 交 學 衡 雜 誌 社

印 刷 者

上 海 靜 安 寺 路 二 七 七 號 中 華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華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定 價 表 費 須 先 惠

冊 數	定 價	郵 費			
		本 國	日 本	外 國	特 等
一 冊	二 角 五 分	二 分 半	二 分 半	一 角	特 等 地 位 一 期
半 年 六 冊	一 元 三 角	一 角 五 分	一 角 五 分	六 角	三 期 半 年
全 年 十 二 冊	二 元 五 角	三 角	三 角	一 元 二 角	全 年

特 等 (底 頁 外 面) 上 等 (封 底 面 裏 頁 及 論 前) 其 餘 為 普 通

告 廣

普 通	上 等	特 等	特 等 地 位	費 郵	
				一 期	三 期
一 面 二 十 元	一 面 廿 六 元	一 面 四 十 元	一 面 一 百 十 元	二 角	三 角
一 面 十 一 元	一 面 五 十 五 元	一 面 七 十 元	一 面 二 百 元	一 角 五 分	二 角
一 面 三 十 元	一 面 一 百 元	一 面 一 百 卅 元	一 面 三 百 八 十 元	一 角	一 角 五 分
一 面 五 十 五 元	一 面 一 百 九 十 元	一 面 二 百 五 十 元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北京清華園
郵局轉交

學
衡

THE CRITICAL REVIEW

學
衡

A Monthly Journal in Chinese

Devoted to Literature, Philosophy, Art, and Social Science.

Mi Wu, Editor

Published by THE CRITICAL REVIEW ASSOCIATION
c/o Tsing-Hua-Yuan Post Office
Peking, China.

Printed and sold by THE CHUNG HWA BOOK CO.
Honan Road, Shanghai, China, and all its
Branches in the Provinces and Abroad.

Subscription Rates:—Single Copy, 25 cents (Chinese Currency); One Year (12 Issues), \$2.50. Postage Extra.
Advertisement Rates:—(See the Table elsewhere in the book).

THE CRITICAL REVIEW strives to perform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1) To interpret the spirit, and to systematise the materials, of Chinese culture.
- (2) To introduce and assimilate the standard works and best idea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 (3) To discus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ese life, thought and education, with a sound, intelligent and critical attitude.
- (4) To create a modern Chinese prose style, capable of expressing new ideas and sentiments, yet retaining the traditional usage and inherent beauty of the language.



Contents of The 53rd Issue, May 1926.

FRONTPIECE ILLUSTRATIONS: (1) "Lessing"; (2) "Goethe".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 II, Chapt. I-VII) *Y. C. Lew*

The Early Mongolians in Chinese History(C. 900-1250 A.D.)... .. *K. W. Wang*

R. F. Alfred Hoernlé "Matter, Life, Mind, and God" (Chapt. I),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Mi Wu*

POEMS, ESSAYS, LETTERS.

中華書局出版 各種字典辭典

- | | | | | | | | |
|--|------|----|--------------|---|-----|----|--------------|
| 袖珍英華雙解字典 | 楊錦森等 | 一冊 | 一元 | 新式英華雙解詞典 | 沈彬等 | 一冊 | 三元六角 |
| Chung Hwa Pocket English Dictionary | | | | A Moder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 | |
| 新式英華辭典 | 張士一 | 一冊 | 二元 | 中華英漢商業辭典 | 李天註 | 一冊 | 一元 |
| A Moder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 | | Chung Hwa Commercial Dictionary | | | |
| 英華正音辭典 | 陸費執 | 一冊 | 三元六角 | 英華萬字字典 | 陸費執 | 一冊 | 並裝六角
精裝九角 |
| An English-Chinese Phonetic Dictionary | | | | Anglo Chinese Thorndike Dictionary | | | |
| 袖珍英華學生字典 | 沈彬 | 一冊 | 並裝四角
精裝五角 | 新式學生百科全書 | 沈彬 | 一冊 | 二元 |
| A Modern Student's Pocket Anglo-Chinese Dictionary | | | | Modern English Student's Cyclopadia | | | |
| 英華雙解法文辭典 | | 一冊 | 二元 | 德華字典 | 馬君武 | 一冊 | 五元 |
| A Modern French-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 | | Deutsch Chinesische Wörterbuch | | | |

【字典】

- | | | | | | | | |
|----------|------|------|------------------|---------|------|------|----------------|
| 中華大字典 | 歐陽溥存 | 精裝四冊 | 十六元 | 中華縮本大字典 | 歐陽溥存 | 十二冊 | 四元 |
| 實用大字典 | 楊譽龍等 | 精裝一冊 | 三元六角 | 中華中字典 | 歐陽溥存 | 精裝一冊 | 三元六角 |
| 中華康熙字典 | 徐元誥 | 本裝四冊 | 有光一元四角
連史二元八角 | 同文書康熙字典 | 徐元誥 | 六冊 | 有光二元五角
連史四元 |
| 新式學生字典 | 吳研衡 | 一冊 | 洋裝四角
本裝三角 | 中華新式字彙 | 孫樹 | 一冊 | 一角六分 |
| 中華注音國語字典 | | | | | | | |

【辭典】

- | | | | | | | | |
|--------|------|------|------|--------|------|------|------|
| 國語普通詞典 | 馬俊如 | 精裝一冊 | 一元 | 注音新辭林 | 楊詰 | 精裝一冊 | 二元四角 |
| 作文類典 | | 精裝四冊 | 二元四角 | 新式學生辭林 | | 精裝一冊 | 二元 |
| 中外地名詞典 | 丁晉重 | 精裝一冊 | 二元五角 | 理化詞典 | 王烈等 | 精裝一冊 | 一元八角 |
| 博物詞典 | 彭世芳等 | 精裝一冊 | 三元 | 數學詞典 | 倪德基等 | 精裝一冊 | 三元 |

新文化叢書新出版

收入及卹貧政策

馬君武 一冊 八角

本書係維也納教授菲里波維所著國民生計政策第六書。馬君武先生序云：「世界除德文外，無此種極完備有系統之國民生計政策書，而國民生計政策，為世界文明諸國百年來行政及立法界最盡力之事；吾國數千年來沿用以國家為私產之制度，不知國民生計政策為何物。」馬先生費時四年餘譯完國民生計政策全書，介紹於吾國民衆，實近年出版界中極有價值之鉅作。

統計新論

金侶琴 一冊 六角

此書係留美專攻統計之金君侶琴所著。內容三分之一屬於此學之理論，三分之二屬於此學之技術。讀此一書，於運用統計之方法，思過半矣。

新文化叢書

思想維術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西洋 _{古代} 哲學史大綱	唯物史觀解說	人的生活	赫克爾一元哲學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現代心理學之趨勢	社會主義初步	社會問題概觀	社會問題總覽	農業政策	工業政策	商業政策	交通政策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政治理想	現代世界經濟大勢	遺產之廢除	科學發達略史	達爾文物種原始論	女性論
劉伯明	繆鳳林	繆鳳林	李達	李宗武	馬君武	余家菊	舒新城	孫百剛	周佛海	李達	馬君武	馬君武	馬君武	馬君武	高一涵	劉衡如	耿濟之	潘公展	張子高	馬君武	馮飛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三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一冊
七角	三角半	五角半	四角	四角	一元二角	四角	七角	三角	八角	一元二角	八角	一元	各四角	五角	五角	三角	六角	八角	八角	一元八角	四角

中華書局發行

著 美 公 徐

術

劇

演

分 五 角 二 冊 一

本書內容分四大編：

●是關於演劇術的概論。

●講戲劇的發音術。

●講戲劇的動作術。

●講戲劇的化妝術。

每編之中，又各分章節，按次敘述。此書係作者融會經驗與心得而成，處處切合實用。和徒以理論見長，而使人無所適從的作品不同。凡演劇家、電影家、及愛美劇社、學校劇團等，均宜採為參考書。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劇 本】

莎翁傑作集 哈孟雷特 田漢 五角

沙 樂 美 田漢 六角

咖啡店之一夜 田漢 六角

日本現代劇選 田漢 三角半

青 春 的 夢 張開天 三角半

琪 瑛 康 陶 張開天 五角

羅密歐與朱麗葉 田漢 六角

【戲劇叢書】

宋春舫論劇 宋春舫 一元二角

【兒童歌劇】

葡 萄 仙 子 黎錦暉 一角半

月 明 之 夜 黎錦暉 一角半

陸費達著

青年修養雜談

一冊二角

陸費達先生近年爲「中華書局月報」及中華書局同人進德會出版之「進德季刊」，所著關於青年立身治事之文字，與青年極有裨益；而尤注意於職業的修養。今選出三十六篇，彙刊爲一小冊，以便閱覽。學生及工商界青年欲得南針，而免墮落者，不可不一讀也。

國民之修養	陸費達	一冊	一角
實業家之修養	陸費達	一冊	一角
國民立身訓	謝无量	一冊	六角
勤儉論	葉農生	一冊	五角
克己論	葉農生	一冊	三角
品性論	葉同培	一冊	九角
職分論	葉農生	一冊	六角
公民模範	翁長鍾	一冊	一元
青年寶鑑	吳明浩	一冊	一元二角
人鏡	于傳林	二冊	五角
青年職業指導	王文培	一冊	四角
實業致富新書	盧壽鏞	二冊	一元八角
美國十大富豪	盧壽鏞	一冊	三角
世界實業大王	董瑞椿	一冊	六角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新出版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正義進化與奮鬥

邵爽秋編 一冊五角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討論社會政治之原理，探究人生根本問題，而示以解決之法。下篇則為原理部分在中國之應用，著者以正義、進化與奮鬥三觀念貫串全書，頗有獨到之見；而以國家主義為中國爭正義、求進化之不二法門，尤為不刊之論。

國防與外交	領事裁判權與中國	門戶開放之今昔觀	近代中日關係略史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美國政治精義	盧騷民約論	比較行政法	收入及郵貧政策	殖民政策	交通政策	商業政策	工業政策	農業政策	政治理想	人口問題	社會問題總覽	社會問題概觀	社會主義初步	社會學要旨
謝彬			高一涵	沈步洲	馬君武	馬君武	馬君武	吳應圖	馬君武	馬君武	馬君武	馬君武	馬君武	劉衡如	吳應圖	李達	月佛海	孫百剛	常乃惠
一元	八分	八分	八分	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一元八角	八角	三角半	五角	八角	一元	八角	三角	二角半	一元二角	八角	三角	四角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十三版出書

洋裝十二册
精裝一盒

定價四元

▲此書為獨鶴瘦鷗諸先生所譯出版以來早已膾炙人口每次再版均不脛而走現十三版已出書購者從速▼

偵探小說

鮑亦登偵探案	陳家麟	初集二册	六角半
死	李新甫	二集一册	三角半
金	陳大鏗	三集一册	四角半
香	李新甫	二册	五角半
紀克麥再生案	天虛我生	一册	三角半
包天笑	包天笑	一册	三角半
李新甫等	李新甫等	一册	二角半
科	天虛我生	一册	三角半
學	天虛我生	一册	三角半
罪	天虛我生	一册	三角半
人	天虛我生	一册	三角半
乘狄克偵探案	吳雄偵	一册	四角
竊	吳雄偵	一册	二角半
中	董智香	一册	二角半
竊	董智香	一册	二角半
國際偵探秘記	李新甫等	一册	一角半
奪	李新甫等	一册	一角半
產	吳雄偵	一册	三角半
案	吳雄偵	一册	三角半
偵探之敵	天虛我生	一册	二角半
特市偵探談	周瘦鷗	二册	五角半
杜賓偵探案	周瘦鷗	二册	五角半
怪手	周瘦鷗	二册	五角半
亞森羅蘋奇案	董智香	一册	四角
梅林雪	董智香	一册	二角半
水晶瓶塞	董智香	一册	二角半
石麟移月記	林軒	一册	三角半
德國軍事偵探談	陳家麟	一册	三角半
實石圖	葉農生	一册	二角半
福爾摩斯別傳	太常仙蝶	一册	一角半
猶太燈	周瘦鷗	二册	五角
貓探	周瘦鷗	一册	二角
蛇首	劉半儂	一册	二角
魚雷	周瘦鷗	一册	四角
巴黎之劇盜	周瘦鷗	一册	三角半
巴黎之劇盜續編	謝直君	一册	三角
細君塔	謝直君	一册	四角
八	徐卓呆	一册	四角
一	包天笑	二册	八角
三	包天笑	二册	八角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金屬版印

名人真蹟

臨池之良範

趙文敏(孟頫)妙嚴寺記楷書真蹟	一册	五角	高爽泉(塏)楷書兩種真蹟	一册	三角半
文待詔(徽明)滕王閣序真蹟	一册	二角	戴文節(熙)百字箴真蹟	一册	二角半
祝枝山(允明)赤壁賦真蹟	一册	三角半	戴文節(熙)行楷三種真蹟	一册	三角
孫雪居(克弘)行楷真蹟	一册	二角半	吳清卿(大澂)臨摹器款識真蹟	一册	六角半
王虛舟(樹)隸書千字文真蹟	一册	三角半	楊濂叟(沂孫)篆書詩經真蹟	一册	五角
王虛舟(樹)鄂墓表真蹟	一册	六角	趙搗叔(之謙)篆漢魏歌真蹟	一册	二角半
翁覃溪(方綱)邱墓真蹟	一册	二角	趙搗叔(之謙)楷書南唐四百九十六字真蹟	一册	三角
翁覃溪(方綱)杏林雅集圖記真蹟	一册	二角	何子貞(紹基)西園雅集圖記真蹟	一册	二角半
翁覃溪(方綱)唐楷選目真蹟	一册	五角	何子貞(紹基)臨石門頌真蹟	一册	一元
劉石菴(塘)行楷四種真蹟	一册	四角半	李霖庵(瑞清)臨周啟氏盤銘真蹟	一册	七角
梁蕪林(詩正)書倡和真蹟	一册	五角半	史閣部(可法)草書杜詩真蹟	一册	四角
梁山舟(同書)祭弟文真蹟	一册	三角半	邵二泉(寶)詩卷真蹟	一册	四角
王夢樓(文治)顏氏壽序真蹟	一册	一元	梁山舟(同書)六一泉三堂詞記真蹟	一册	二角半
王夢樓(文治)周居士仙壽敘真蹟	一册	六角	翁覃溪(方綱)金剛經真蹟	一册	五角半
錢南園(澧)正氣歌真蹟	一册	六角	翁蘇齋(方綱)金剛經真蹟	一册	六角半
陳曼生(鴻壽)許大夫誌真蹟	一册	三角	翁松禪(同蘇)相國尺牘真蹟	一册	六元
王錫甫(芭蕉)夫婦真蹟	一册	三角			
曹墨琴(貞秀)夫婚真蹟	一册	三角			
包慎伯(世臣)論書詩真蹟	一册	二角半			

中華書局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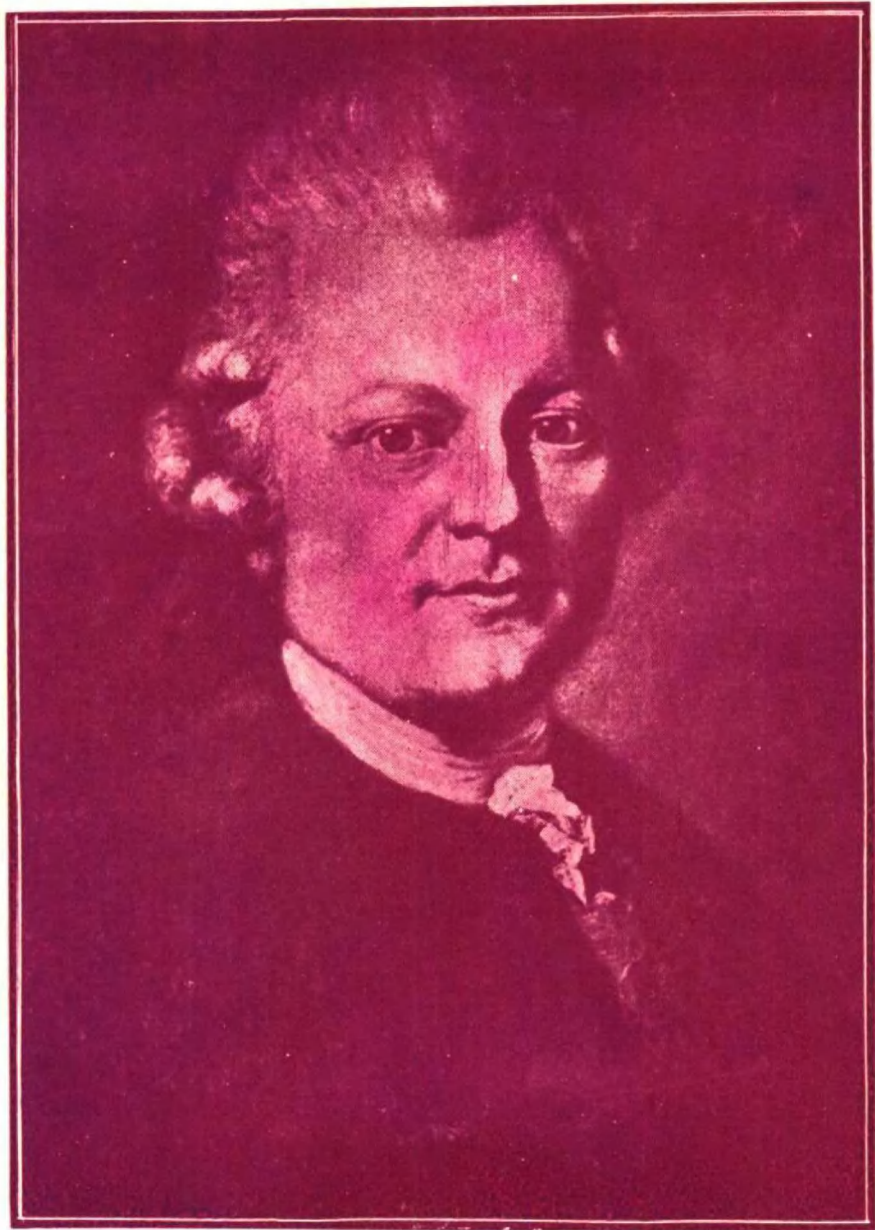
拳藝指南

一册 五角

此書為拳術專家朱鴻壽先生著。共拳藝二十種。每種有各個演習、連續演習、對操演習三項。蓋我國拳術，向限於各個練習，此書更注意團體教練。個人習拳，固可恃為指南；學校授拳，更惟一圭臬也。

體育書

體育學	初級體育教練法	實驗五分鐘呼吸運動法	童子軍體操圖說	劍術基本教練法	十二路潭腿新教授法	西洋拳術	日本柔術	女子拳法	石頭拳術秘訣	少林拳術秘訣	拳術
羅一東	饒江春 黃昌鳳	陸師通	榮潤之	周烈	王慎琪	陳靈銳	徐卓岸	廖學琴	郭一明 金一明	尊我齋 主人	向連
三角	三角	二角	一角半	一角半	三角	三角	三角半	四角	三角	三角半	二角



像 興 雷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像 德 葛

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

中華書局發行

國家主義叢書

國防與外交

謝彬著 一冊 一元

本書重要篇名如下：
●新疆經營論
●阿爾泰現勢論
●帕米爾高原形勢論
●西北喪地
●中英藏案
●西藏問題
●外蒙問題四篇
●東三省四篇
●片馬問題三篇
●海南島開發建議
●廣西越邊卡隘考
●外國在華行政
此外尚有陽關道及河源考等篇，均屬著者親身遊歷所研究調查，實研究現代大勢及歷史地理者惟一必讀之書也。全書將近二十萬言。

西藏交涉略史

謝彬著 一冊 二角

英人經營西藏，積極進行，有不達領土之目的不止之勢。顧藏地偏在西陲，注意者鮮。本書詳叙西藏之歷史地理，英藏之交通及中英締約，中英英藏之種種交涉，各方對於藏案交涉之意見。著者衡陽謝彬，足跡遍中國，尤熟掌故檔案。此書一小冊，頗可供愛國者研究，學生參考之用。

常識叢書 中國喪地史

謝彬著 一冊 四角

本書為衡陽謝彬著。謝氏足跡遍全國，研究地理，極有心得。鑒於我國喪地之多，而從無專書可供學生及愛國者閱讀，乃搜集中外圖籍條約數百種，編成此書。我國盛時之版圖，北至庫頁島，南至新加坡，西近裏海。今則四面喪失，所失之地，殆倍於十八省也。卷首附喪失領土領海圖，五彩精印，閱之尤眙目驚心。

中國國恥地圖

一幅 一角

是圖以我國盛時之版圖為底本，將歷次喪失之領土領海加以標記說明，閱之眙目驚心，愛國者允宜家置一幅也。

國民外交叢書

近代中日關係略史 一冊 八分

門戶開放之今昔觀 一冊 八分

領事裁判權與中國 一冊 八分

二十年來之中日關係 一冊 二角

二十二年來之膠州灣 一冊 五角

國家主義教育學 一冊 四角

國家主義與中鄉村教育 一冊 一角半

國家主義論文集 一二集 各五角

學衡第五十三期目錄

插畫

德國文學批評 大家兼戲劇家 雷興像 (Gottfrie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德國大詩人兼 文學家 葛德像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述學

中國文化史 第二編〇章 一至七章

柳詒徵

遼金時代蒙古考

王國維

物質生命心神論 (Matter, Life, Mind, and God) 現代思想之趨勢

英國亨勒 R. F. A. Hoerle 著 吳 宓 譯

文苑

文錄

上高先生書 (林損) 祭姊文 (柳詒徵)

詩錄一

送諸貞壯南歸 (黃節) 會孝毅大兄枉詩見投時會方有買臣負薪之感因作奉答并示哲

詩錄二

生(龐俊) 讀耐齋言志第二集詩即題寄耐齋翁(吳芳吉) 濮一乘約遊小河沿也園下車傾跌傷右股甚痛強起行至茶社小坐旋至明湖春晚飯歸而僵臥得詩二首(柳詒徵) 雨夜(王易) 小病累日憩森林院松林下有作(胡先驥) 月夜望小孤山(李思純) 題紅薇館主簾捲海棠圖(林損)

清華園荷花池畔行吟(吳宓)

詞錄

鷓鴣天(朱祖謀) 鷓鴣天(胡士登)

中國文化史

(續第五十二期)

柳詒徵

第二編

第一章 中國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東來之故

自太古至秦漢。爲吾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自漢以降。則爲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雖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繼續演進。且社會事物。亦時有創造發明。足以證人民之進化者。然自全體觀之。則政教大綱。不能出古代之範圍。種族衰弱。時呈擾亂分割之狀。雖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異族同化於吾。要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相去遠矣。於此時期。有一大事足紀者。卽印度之文化輸入於吾國。而使吾國社會思想。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皆生種種之變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變爲中國文化。傳播發揚。且盛於其發源之地。是亦不可謂非吾民族之精神也。

治此期之歷史。所當致疑者二事。吾國文化。何以中衰乎。印度文化。何故東來乎。欲解此二疑問。當就種種方面推究其原因。茲舉其大者數端以明之。

(一)則壞於盜賊無賴也。秦以前。創業開國者多聖哲。秦以後。起事革命者多盜賊。盜賊無賴之徒。成則爲帝王。固不識治國御世之道。敗則肆焚掠。尤不解保護文化之誼。故自漢以來。增進文化之力。恆不

及摧毀鑿削之力之強。觀隋牛弘論書之五厄。即可推知其故。

隋書牛弘傳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尙觀古人之象。周外史官掌三皇五帝之書。

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周德既

衰。秦皇馭萬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此則書之一厄也。此事須與第一

焚書辨參看。實則秦書之焚。仍是項羽等盜賊所爲也。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收

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闕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

也。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江表圖書。盡萃於繹。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纒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以官書例私家。以文籍例他事。則武人暴客。烈火利兵。實文化之大讎。敵民之憔悴呻吟於瘡痍水火者。

非從容休養。不能增益其文教。從容休養數百年。或百數十年。卽加以一大劫。

又牛弘曰。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自項羽燒咸陽。至周師入魏。實七百一十年。自西歷前二〇六至後五五四年。此七百年中。大劫五。小劫尙不可勝計。

此其所以不但不能進步。而且日見退化之故也。

(二)則壞於科舉利祿也。科舉之制。爲此時期之產物。發源於漢。而大備於唐。而其爲弊。亦卽累積而

不可返。史策所載。當時之人。論列其弊者夥矣。

後漢書左雄傳論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歛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

魏晉以降。多用九品中正舉人。然亦常舉行州郡孝秀之制。試以策問。梁沈約嘗論之曰。假使

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者。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

舊唐書薛登論舉人疏。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或明詔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攜之恩。

故俗號舉人爲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故選曹授職。誼囂於禮闈。州郡貢士。爭訟於陸闈。謗議紛紜。浸成風俗。

又趙匡舉選議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

麗。以此爲賢。溺於所習。悉昧本原。欲以啟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

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

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

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

雖科舉考試。可以泯貴族平民之階級。然以利祿誘人。獎競召僞。大損人格。實與古代教育之義相反。夫人民止知尙利祿。而不尙道義。非獨科舉爲害也。卽行學校之制。亦足爲害。班固論漢代學校。已斥其祿利勸人。

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大師兼至千餘人。蓋利之誘然也。

宋代嘗有意於學校。然亦無非以利祿誘之。

文獻通考。宋熙寧復立三舍之法。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是學校科舉。名二而實一也。論者徒謂漢以後學校科舉。一本儒術。故以國家社會之不進步。歸咎儒家。實則教育之根本。既廢。無論崇尚何種學術。皆不能免於腐敗也。

(三)則宗教信仰之缺乏也。吾國國民。脫離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聖哲。專以人事言天道。卽殷人尙鬼。有似於宗教性質。然其祭祀仍專重人鬼。無宗教家荒誕之說也。後之立國者。於政治教育。不能盡鑒人望。又無宗教以資其維繫。則人心之饑渴。乃甚於原有宗教之國家。戰國以來。神仙方士之說。因之以盛。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未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食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

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而其效不可睹。

史記封禪書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之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東漢圖讖占候之學。與神仙方技之說相混。

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有學星占圖讖者。如唐禮公沙穆。董扶之類。有治神仙方技者。如費長房。劉子開之類。

而張角張陵張魯之徒出。

後漢書皇甫嵩傳。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三國志張魯傳。魯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率長吏。皆以祭酒爲治。夷民便樂之。

其流爲孫恩盧循等。

晉書孫恩傳。世奉五斗米道。叔父泰。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會稽內史謝輅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於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會稽吳郡等八郡。一時俱起。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

劉裕大破恩於扈濱。恩遠迸海中。窮蹙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十。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後亦裕所敗

要其爲術。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啟上。智而佛教。當此時。流入中國。正合於中國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其始雖僅以神異動顯愚。

晉書藝術傳。佛圖澄。妙通玄術。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鳩摩羅什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姚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使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舍。別立廨舍。諸生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媿服乃止。

其繼則以譯籍開慧智。語上語下。胥可起人之信仰。此則吾國由無宗教而有宗教之故也。

(四)則東西交通之適合也。吾國東南皆濱海。以航海術之未精。往往求海上新地而不得。

三國志孫權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

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

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史記言求三神山者。臨之風輒引去。即緣航海術不精之故。

北方沙漠苦寒。人亦多不願往。惟西方大陸綿亘無際。城郭之國與漢俗同。

漢書西域傳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

雖有身熱頭痛。繩行沙渡之險。

漢書西域傳皮山以南。國或貧小。乞匄無所得。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

池。盤石阪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阮谷。盡靡

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然其行也有數道。

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

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按此指新疆一方而言。據史記西南夷傳。蜀布。邛竹杖。從身毒國來。則川藏間西行之。

原书缺页

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彗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羣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譯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

釋贊事釋氏稽古略。稽夫如來之生也。當此周昭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此引正案記語

東洋史要。佛教祖師名瞿曇悉達。一作喬答摩悉達。或號爲釋迦牟尼。中印度迦維衛國。今印度哥爾克波爾附近王子也。生於周靈王之十五年。約與孔子老聃同時。釋迦見人類不能離生老病死四者之苦。遂出家入山。求解脫法。新闢一宗教。力反婆羅門所爲。唱說平等主義。挾差別種姓之藩籬。謂一切衆生。不問其所自出。但能杜絕邪慾。脫離世網。即皆可於未來受無量福。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入般涅槃。

吾國固有之佛字。惟以髣髴爲義。非以稱釋迦也。

說文佛。仿佛也。从人佛聲。

後世附會之說。謂孔子時已知西方有佛。

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問三王五帝聖者歟。孔子皆答以不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

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

其言固不足爲據。卽謂西漢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爲佛道流通之漸。

魏書釋老志。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吾國祭祀神鬼之始。以燒香爲禮之始。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亦不足爲佛教入中國之證。

日本羽溪了諦休屠王金人考。史林第三卷第四號霍去病獲金人時。當元狩二年（西紀前一二一年）印度尙未有佛像之製作。印度史

上有名之阿育王時代（西紀前二七二至三二二年）所建佛陀伽耶之摩訶菩提寺。始有雕刻。至西紀前一二世紀製作之石垣石門。均無佛像。前者惟有佛座。後者只表佛足之形。緣其時學者。以爲佛之形像。神聖不可褻瀆也。其後至犍陀羅美術。始有佛像之製作。實當西紀後一二世紀頃。故知西紀前一世紀。無所謂金身佛像也。

佛教之入中國。蓋在西漢之末。東漢之初。

魏書釋老志。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

世或謂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始得佛經。說亦未確。

釋氏稽古略。佛教流通東土之始。永平七年。帝夢金人。長大頂有白光。飛至殿庭。旦問羣臣。太學問人傅毅奏曰。周昭王時。西域有佛

出世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書異記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隣境月氏國。遇攝摩騰、竺法蘭二人。奉佛經像來震旦。遂同東還。永平十年至京魏書釋老志。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蓋蔡愔等永平十年始還。

宋程輝佛教西來玄化應運略錄。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明帝夢金人。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訪佛法。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回洛陽。而楚王英在永平八年。已祠浮屠。

後漢書楚王英傳。永平八年。英奉黃縑白紵贖罪。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足知佛法之來。決非始於愔等。惟譯經造寺。始此時耳。

魏書釋老志。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

釋慧皎高僧傳。攝摩騰本中天竺人。解大小乘經。冒涉流沙。至乎維也。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竺法蘭亦中天竺人。既達維也。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

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

攝竺東來。既受優遇。故月氏安息之高僧。接踵而至。

高僧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太子也。諷持禪經。備盡其妙。遊方弘化。徧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

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要經。改梵爲漢。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釋道安經錄。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凡三十餘部經。支婁迦

識亦直云支識。月支人。漢靈帝時。遊於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竺佛朔天竺沙門亦

漢靈時。齋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漢。棄文存質。深得經意。安玄。安息國人。亦以漢靈之末。遊賞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常以

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康僧會。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

出家。篤志好學。明解三藏。支謙字恭明。月氏人。來遊漢境。桓靈之世。有支識即支婁迦識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謙。又

受業於亮。博覽經籍。通六國語。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

翻譯佛典。凡數百部。

釋智昇開元釋教錄。漢自永平年至建安末。繙素十二人。譯佛經律二百九十三部。計三百九十五卷。

然漢魏之際。其教猶未盛行。雖桓帝祠浮圖。歷見史傳。

後漢書桓帝紀。論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

又襄楷傳。楷諫桓帝。疏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者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釋氏稽古略。桓帝永興二年。帝鑄黃金浮屠老子像。覆以百寶蓋。宮中身奉祠之。世人以金銀作佛像。自此而始也。

其視佛教。殆與道家言相等。未能區別其異同。當時惟聽西域人出家。禁漢人效之。

高僧傳。石虎時。著作郎王度。稱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是漢時視佛教。正如清代之視耶教。禁止內地人民之信奉。其後流傳漸廣。始不以種族而分宗教耳。

第三章 諸族並興及其同化

自漢獻帝建安元年。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凡三百八十二年。爲中國擾亂分裂之時。視兩漢之統一。歷年相若也。以帝王篡竊之氏號別之。則其中有魏蜀吳三國之六十年。漢獻建安元年。曹操遷帝於許。已爲曹氏之時代。惟自魏文受禪。至晉武滅吳。計之

十九年。西晉統一之二十二年。晉惠帝太安二年。李特已建元。東晉偏安之百有三年。華夷雜糅之僭竊與晉對峙之百三

十二年。自太安三年至北魏滅。北魏。凡百三十二年。而南北朝截然畫分。南朝之宋五十八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陳三十

二年。北朝之魏統一九十四年。自世祖太平眞君二年。至孝文帝永熙二年。其後爲西魏二十二年。東魏十五年。又爲北齊二十八

年。北周二十四年。而南北始歸於一。治史者。以此時期爲最繁難。實則政治主權者轉移與分裂。雖爲若干界限。而民族地方之發展。不必拘拘於此界限。欲考其時民族之強弱變化。正當彙而觀其通耳。

此時期。中謂爲異族蹂躪。中夏之時期。可謂爲異族同化於中夏之時期。亦可蓋華夏之文化冠絕東方。且夙具吸收異族灌輸文化之力。如春秋戰國時。所謂蠻夷戎狄之地。後皆化於華夏。武力雖或不逮。而文教足使心折。是固吾國歷史特著之現象也。惟漢以前。政治主權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則以被治者而同化。漢以後。政治主權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則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蓋夏族自太古至漢。經歷若干年。已呈老大之象。而他族以驍雄勁悍之種性。漸被吾之文教。轉有新興之勢。新陳代謝。相磨相鏖。而成兩晉南北朝之局。其變化遷嬗之跡。固可按史策而推知也。

兩晉南北朝勃興之種族有五。世謂之五胡。其實。氏羌之類。不得謂之胡也。史稱諸族之由來。多出於古代之聖哲。

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

晉書載記。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

又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

魏書序紀。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朴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

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爲田祖。爰歷三代以及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其爲附會。無足深論。兩漢之世。諸族頗多雜亂。

後漢書鮮卑傳。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尙有十餘萬。

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據此。是漢以後之鮮卑。爲匈奴與鮮卑混合之種族矣。

晉書載記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據此。是晉時所謂氏。亦非純粹氏人。中間頗有漢族。

其後遷徙內地。益與漢族雜居。

晉書匈奴傳。前漢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康。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後漢書西羌傳。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十一年夏。先零種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

晉書載。李特巴西宕渠人。其先康君之苗裔也。素并天下。謂之蠻人。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蠻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編車板。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西。特父喜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

雖異族多仍故俗。猶以部落爲別。

晉書匈奴傳。北狄以都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姪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當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企種。大樓種。雍屈種。眞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

且語言形貌亦與華夏不同。

晉書載。石閼誅胡羯時。高鼻多鬚。至有齧死者。據此。是胡羯多高鼻多鬚。與漢人形貌不同。

隋書經籍志。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據此。是鮮卑等族之語。入居中國後。仍沿用之。

然。嚮慕華風。交通婚媾。冒姓養子。譜牒不明者。甚多。

晉書載。記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又再閱字水。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曠。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贖時。

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

魏書序紀。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史謂詰汾遇天女生力微。實傳會之說。蓋其初無譜牒。莫可稽考耳。

故謂諸族皆出於夏族者。固非。謂其純粹爲異族而排斥之。亦不盡然也。

兩漢之世。華戎雜居。所以徠遠示恩。彰其歸化之盛也。至魏武時。反倚羌胡。實邊助國。其勢漸成。反客爲主。故至晉而益不可制。觀郭欽江統諸人之論可見。

通鑑卷八十一。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

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

三日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勇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

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聽。

又卷八十三。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

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十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

漢人侵之。永初初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鄯驃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敵。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

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捍

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敵矣。當今之世。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

蕭光著先零罕耳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饒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朝廷不能用。

近人論史者。專歸咎於漢人之失策。蓋僅知其遠。因而不見其近。因也。

夏曾佑中國歷史西北諸游牧族。本與中國雜居。至戰國之末。諸侯力政。諸戎乃爲中國所滅。餘類奔逃。逸出塞外。其後族類稍繁。又復出爲中國患。兩漢之世。竭天下之力。歷百戰之苦。僅乃克之。而後烏桓鮮卑匈奴氐羌西域之衆。悉稽首漢廷。稱臣僕。漢之勢可謂盛矣。然漢人之所以處置之者。其法甚異。往往於異族請降之後。卽遷之內地。宣帝時。納呼韓邪。居之亭障。委以候望。趙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光武時。亦以南庭數萬衆。徙入西河。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而煎當之亂。馬援遷之三輔。在漢人之意。以爲遷地之後。卽不復爲患。不知其後之患。轉甚於未滅時。董卓之亂。汾晉蕭然。已顯大亂之象。故其時深識之士。類能知之。

異族之禍。以永嘉末年爲最甚。石勒劉曜等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人。其被驅掠轉徙者。尙不可勝計。

通鑑卷八十七。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輕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等皆引兵會之。六月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

其後冉閔之殺胡羯。數亦相等。

晉書載。石鑿僭位。以石閔爲大將軍。龍驤孫伏都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等。閔攻斬伏都。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

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時晉穆帝永和五年。僅三十九年。距永嘉五年。

四十年間。胡漢相殺。若循環。然事亦慘矣。而石虎苻生等。殺人尤極殘酷。無復人理。自晉以降之史策。殆血史耳。然自文化一方觀之。則諸族之布在中夏。亦多同化於中國之文教。就其大者言之。約有數端。

(一)則諸族酋豪多躬染中國之文學也。

晉書載。記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嘗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劉和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傳。鄭氏易。劉宣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主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

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尤好兵書。略皆聞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石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石弘幼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石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慕容皝尙經學。善天文。慕容儁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苻堅八歲。請師就家學。祖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堅性至孝。博學多才藝。苻丕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姚襄少有高名。好學博通。雅善談論。姚興與舍人梁善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慕容寶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秃髮傴檀與尙書郎韋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歎曰。命世大才。不必華宗夏士也。慕容德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沮渠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

魏書明元帝好覽史傳。撰新集三十篇。採經史。該洽古傳。景穆帝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孝文事詳後

(二) 則諸酋立國亦多仿中國之教學也。

晉書載記。劉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石勒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復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稱趙王後。立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等官。親臨大小學。考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咸和六年。造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虎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

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又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皝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學徒甚盛。至千餘人。慕容儼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苻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六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於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姚萇令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姚興時。天水張龜。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龜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敕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馮跋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斌。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三以上教之。秃髮利鹿孤。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三) 則諸國政事亦多倣中國之法意也。

晉書載記石勒。僞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銀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慕容廆移居大棘城。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修明。虛懷引統。路有頌聲。苻堅僭稱大秦天王。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

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是秋大旱。堅滅膳撤縣。金玉籍籍。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綺。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堅起明堂。繕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荀氏親蠶於近郊。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當時諸國法制。大抵依倣漢晉。其不然者。史輒著之。如李雄傳稱雄為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以此知他國之有秩序者。多做中國之制矣。

推其所以同化之故。亦有三因。(一)則雜居既久。習於中國之政教也。(二)則中國政教根柢深固。雖經

三國兩晉之擾亂。其為扶世翼俗之本。固天下所公認也。三國之時。公私學校。雖悉於兩漢。然亦未盡廢絕。魏黃初五年。立太學校。制五經課試之法。太和青龍中。太

學諸生有千數。吳孫休永安元年。詔按舊制。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蜀亦有儒林校尉。典學從事。與學從事等官。據蜀志。譙周為勸學從事。徒典學從事。晉書文立傳。立在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是周嘗教於蜀之太學也。

西晉時。太學置博士十九人。太學生三千人。太始中。太學生至七千餘人。蓋統一之後。學校且漸盛矣。東晉元帝置博士八人。而不立學校。成帝始立國學。孝武增之。其房屋僅百五十間。而品課無章。世多譏之。此則學校教育。因喪亂而衰替

而亦未始廢。如石勒之張賓。苻堅之王猛等。皆是晉書載記。備列其傳。而絕之證也。(一)則諸侯割據。仍多用漢人為政也。慕容廆傳言之尤詳。廆所用之裴嶷。既有傳。廆傳又稱曰。推

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慈。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奔。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俊。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軍。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

舊德清望。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驍。率國胄束修受業。焉。可見鮮卑之同化。首由諸漢人矣。漢人之仕異族。不足為驍。而於異族不為無補。唐史臣稱石勒。虓毘裘。襲冠

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殆未

知所以造成此時之豪傑之原因。徒美其人之姿稟耳。

諸族之興亦非僅同化於中夏也。其輸入印度文化亦有力焉。漢季佛教東來。初未普及。三國時孫權孫皓皆致疑於佛教。崇信未深。

高僧傳康僧會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建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卽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踰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誓期三七。果獲舍利。明日呈權。舉朝集觀。權大嗟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

釋氏稽古略。皓有疾。請會說法悔罪。會爲開示玄要。及授五戒。少頃疾愈。由是奉會爲師。崇飾寺塔。

至石勒石虎苻堅姚興等。始敬禮佛圖澄鳩摩羅什。

晉書藝術傳佛圖澄傳。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大將軍郭黑略稱澄智術非常。勒召澄試以道術。信之。勒死季龍。僭位。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

又鳩摩羅什傳。龜茲王迎之。廣說諸經。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乃遣饒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

馳驛送之。光破龜茲。獲羅什。還至涼州。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羅什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

而譯學始興。演說亦盛。

晉書鳩摩羅什傳。興使羅什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誦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

又姚興傳。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小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核。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

州郡化之事佛者。遂十室而九。

晉書姚興傳。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屠於永貴。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中宮。沙門坐禪者恒

釋道安之傳佛教於南方。亦與澄什相表裏。

魏書釋老志。沙門常山衛道安。覃思構精。神悟妙曠。曾至鄴。候浮圖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

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譯。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命問。謂之東方聖人。

蓋異族之信。宗教視夏人爲易。故晉世諸族迭興。一方爲吾國儒教所濡染。一方又爲印度思想之媒介。不獨混合各方之種族。並且混合各方之文化焉。是亦吾國自有歷史以來一特別之現象也。

第四章 南北之對峙

吾國疆域遼闊。國民胸襟廣大。本無畛域之見。雖中庸有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之語。然其所謂南北。並無明確之界限。自封建變爲郡縣。四海之內。統於一政府。南方未開化之地。日益開闢。陝洛之人。視楚越之風氣。固有差異。

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蠶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蠶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地理志。江南卑濕。丈夫多天。其失巧而少信。

然未嘗排斥南人也。東漢以降。分爲三國。吳之與魏。遂有南北對抗之勢。

通鑑卷六十九。黃初三年。文帝自許昌南征。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

又卷七十。黃初六年。帝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

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吳國人才多產南土。山越之地。迭經開闢。

吳志諸葛恪傳。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陽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

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

後漢書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愚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龍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

百錢以送龍。龍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可與此文相證。皆仗兵野逸。征伐爲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移書屬城

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不與交鋒。候其穀熟。縱兵芟刈。山民饑窮。漸出降首。人數皆如本規。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山越事見恪傳。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賁吳主權徐夫人周瑜黃蓋韓當朱治張

濡賀齊等傳中。或言鎮撫。或言討平。或言山越懷附云云。陳書三卷。世祖本紀。授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新唐書百八十二

卷。裴休傳。貞元時。浙東劇賊粟鎧。誘山越爲亂。蓋山越歷六朝至唐。爲害未息。

南及交廣。物產饒衍。故立國江東。不滅於中土也。

晉室平吳。暫復統一。吳人入洛。頗爲北人所輕。

晉書周處傳。陳準曰。周處吳人。有怨無援。

又陸機傳。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挺。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

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

通鑑卷八十五王彰諫成都王穎曰。陸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

惠愍之際。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相率南徙。號曰渡江。元帝定都建康。而南方爲漢族正統之國者。二百七十餘年。中州人士。僑寄不歸。

晉書地理志。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是時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荆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中原亂離。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并所統縣。并寄居京邑。改陵陽爲廣陵。孝武寧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寧縣。置樂成縣。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爲四縣。寄居蕪湖。永嘉之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郟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兗州領州。郗鑒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鎮廣陵。蘇峻平後。自廣陵還鎮京口。又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屬南徐州。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州。淮南但爲徐州。

始猶以貴族陵蔑南士。

晉書周玘傳。玘宗族強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於是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顓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謀泄。玘憂憤發背而卒。將卒。謂子總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耳。總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土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總因之欲起兵。豪傑樂亂者翕然附之。元帝以周氏弈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法。撫之如舊。或以流人志圖振復。

晉書祖逖傳。逖字士雅。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逖多權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年。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

又王導傳。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顓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遂謂顓曰。得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顓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泊久而相安。北人遂爲南人。而留仕異族。及羌胡諸種。乃爲北人。學問、文章、禮尚、風俗。從此有南北之殊矣。

晉時北方紛亂。未有定名。至宋魏分立。畫淮而治。於是南人呼北人爲索虜。北人呼南人爲島夷。

晉書石虎傳。吾南擒劉岳。北走索頭。索頭之名。晉時已有。蓋時人呼鮮卑之稱也。

宋書索虜傳。索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託按

跋氏非李陵之後。李陵降匈奴。亦未辨髮。漢書李陵傳。衛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又曰。陵墨不應。熱視而自猶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是匈奴之俗椎結。鮮卑之俗辨髮。二種截然不同。

魏書僭晉司馬叡傳。叡僭卽大位。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卽禹貢揚州之址。去洛二千七百里。其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

通鑑卷六十九。司馬光曰。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

爲島夷。注。索虜者。以東北人辨髮。謂之索頭也。島夷者。以東南際海。謂之島中也。

雖或通使往來。猶時致其嘲弄。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魏楊元慎嘲梁使陳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矮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鱸羹。啜喇蟹黃。手把豆寇。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遠去。還爾丹陽。

北方之無恥者。至專以教子弟學鮮卑語爲能事。

顏氏家訓。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其文化之相懸可知。北史儒林文苑傳略述當時南北學派之別。

北史儒林傳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又文苑傳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顏氏家訓紀南北禮俗之異點尤多。

顏氏家訓後娶篇。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鬪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

又治家篇。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又風操篇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凡家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云。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葬功以下。則唯呼痛深。

又書證篇。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

又音辭篇。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閩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庶士。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

又雜藝篇。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狼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勸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者。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譙集。常糜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以政權之不一致。文化亦分畛域。彌年歷祀。相去益遠。互事訾訾。各從習慣。致令後之人。雖在統一之時。亦受其影響。好分爲南北兩派之言。是則異族陵轢中夏之害也。

第五章 清談與講學

東漢之季。由樸學而趨游談。士之善談論者。輒獲盛名。

後漢書郭太傳。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又謝甄傳。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

又符融傳。游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鬣。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或爲美語。相爲題品。

後漢書黨錮傳。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又儒林傳。召馴博通書傳。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此在東漢初許慎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或以覈論。高下人物。

後漢書許劭傳。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此一時之風氣也。漢魏之際。天下大亂。乘時趨勢者。不以道義爲重。

魏志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

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又裴松之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曰。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曠達之士。目擊衰亂。甘不隱避。則託爲放逸。

魏志阮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時有權郡祐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魏氏春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管人善釀酒。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而何晏王弼等。遂開清談之風。

晉書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

顧炎武日知錄。魏明帝昺。少帝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同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

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有二子。太祖名賜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尙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尙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

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尙玄風。

晉書向秀傳。好老莊之學。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名士達官。翕然傾嚮。不治世務。祖尙浮虛。

晉書王衍傳。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又樂廣傳。廣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尙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如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

故論者謂五胡之亂。由於清談焉。

日知錄講明六藝。鄭王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爲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

誰咎哉。

按魏晉人之性質。當分數種。有志世事。橫受誣污。以其清高。目爲浮華。一也。

何晏鄧颺等。事曹爽。志在彊魏之宗室。司馬懿以詭譎殺爽等。而世論多集矢於何王。非確論也。

故作曠達。以免誅戮。不守禮法。近於佯狂。二也。

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亦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

譏籍曰。禮豈爲我設耶。籍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

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

縫。動不敢出禪褶。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於禪中乎。

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風氣既成。自矜領袖。一倡百和。以言取名。三也。正始之風。未必卽肇永嘉之禍。求其因果。宜更推勘其曲折。變遷。不可以一概論也。

世說新語卷一德行類。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

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

名之謂通。次者名之謂達。○據此是阮籍以佯狂爲謹慎。而晉代諸人則以狂蕩爲率真。其跡同。其心實大異也。

清談者崇尙老莊。則以任天率真爲貴。推之政治。遂有鮑生無君之論。

抱朴子外篇第四十八詰鮑篇。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之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强者凌弱。則弱者服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強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鷄裂翠。非鳥所欲。促轡合鑣。非馬之性。荷軛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蒸。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然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勢利不萌。亂禍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餽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穿。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絳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婪橈。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瀆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日遠。背朴彌增。造剗利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藉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愚日滋。而欲攘臂乎桎

楛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閉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開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抱朴子成於東晉成帝咸和五年。西三三〇年鮑生之文。成於其前。

反之者則又崇尚實務勤於人事

晉書卞壺傳。卞壺曰。卿恒無間。秦常如含瓦石。亦不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謝鯤王澄等之行爲。以爲通達。壺因怒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

鄧粲首陽秋。陶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聞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樽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樽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蓋時當大亂。人心不寧。或憤慨而流於虛無。或憂懼而趨於篤實。皆時會所造。各因其性而出之。而理想之高。事功之成。亦分途並進。不相揜也。

清談有尙簡括者。

晉書阮瞻傳。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而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有尙博辯者。

世說新語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

時人至以此爲南北之判。

世說新語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然自東晉以降。南方之人。實兼有南北各地之性質。不能以此斷之。趙翼論六朝清談之習。謂梁時講經。亦染談義之習。

趙翼廿二史劄記。當時父兄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爲口舌之助。五經中惟崇易理。其他盡闕束也。至梁武帝始尙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爲談辯之資。

此則清談與講學頗有連帶之關係。雖講經義與談老莊殊科。其爲言語之進化。則事屬一貫。研究三國六朝之風氣者。不可不於此注意焉。

漢代有講經之法。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魏沿其制。人主亦嘗幸太學講經。

魏志高貴鄉公傳。帝幸太學講易畢。復命講尙書。講禮記。其詞甚長不錄

梁武之講孝經。沿其例也。

陳書岑之敬傳。梁武帝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然後漢之時。師徒教授。有解說詳富者。

後漢書楊政傳。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有倚席不講者。

後漢書儒林傳序。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注。倚席。言不施講席也。

魏晉人之談易。亦復不尙多言。

管輅別傳。鄧颺問輅君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晏含笑而讀之。可謂要言不煩也。晉書阮修傳。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南渡以後私庭講習論難。猶病其多。

世說新語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

其後聚徒講說者。乃盛見於史策。講說之法。亦多標著於史。

南史伏曼容傳。宋明帝好周易。帝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

古者講學皆席於地。伏之。置高坐。特異於衆。故史著之。生徒常數十百人。

又嚴植之傳。兼五經博士。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此可見其時講書貴有條理。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

又崔靈恩傳。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緻。都下舊儒咸稱重之。

又盧廣傳。爲國子博士。編講五經。時北人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

沈峻傳。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峻特精此書。時開講肆。羣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

業。徐勉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又張譏傳。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

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弘正屈於譏議。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不得有助。弘直曰。

僕助君師。何爲不可。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悚然。此可見當時講經。聽者亦多問難。

北史劉獻之傳。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講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此可見當時講經。須畢全部。方爲講究。

竟。

又張吾貴傳。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此可見講經時。學生皆持本。生徒怪之。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復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

又劉蘭傳。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惟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甚為精悉。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此可見地方學者有學主。生徒甚盛。海內稱焉。

又徐遵明傳。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寢以成俗。據此似遵明之前。凡講書者。不持疏解。至是始變耳。

又權會傳。性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為諸儒所推。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問。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常懈怠。

又樊深傳。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諸家義而說之。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又熊安生傳。尹公正使齊。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

且南北風氣相同。均以敷陳義旨。演述周析。為尚。是亦學術之一大進步也。

清談所標。皆為玄理。晉宋之際。遂有玄學之目。至立學校。以相教授。

宋書何尚之傳。上以尚之為丹楊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

文獻通考。宋文帝雅好藝文。使丹楊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

儒學爲四學。

談論者爲玄言。著述者爲玄部。

南史張譏傳譏篤好玄言。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欲精其學。亦至不易。

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戒子書曰。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後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通十數家注。自小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信。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焉。

梁世盛加提倡。玄風遂爾廣播。

顏氏家訓勉學篇。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尙。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

稽其理論。多與釋氏相通。故自晉以來。釋子盛治老莊。

世說新語支遁與許詢謝安共集王濛家。謝願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乃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敍通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

高僧傳釋慧遠博綜六經。尤善莊老。

清談者亦往往與釋子周旋。

世說新語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耶。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之。僧意云。誰運聖人耶。荀子不得答而去。

佛教之與吾國學說融合由是也。梁陳講學或在宮殿或在僧寺。

南史張譏傳後主在東宮。令于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

或以佛與儒道諸書並講。

陳書馬樞傳樞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

足知清談講學者皆與佛教溝通。當時盛流。咸受緇衣薰染矣。

第六章 選舉與世族

東漢之季世。重清議而薄朝政。貴賤榮辱。朝野相反。故至魏晉有九品官人之法。

魏志陳羣傳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文獻通考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尚書陳羣以爲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爲延康元年。後又改爲黃初元年。

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各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以吏部審定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

朝廷用人。率依中正品第。

文獻通考。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尙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廿二史劄記。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尙書選用。

中正定品。三年一更。

晉書石虎傳。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

多設訪問。助之調查。並爲品狀。

晉書孫楚傳。王濟爲太原大中正。訪問者論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又劉卞傳。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爲四品。臺吏訪問。趙翼曰。助中之人。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肯。訪問怒。言於中正。乃退爲尙書令史。

小中正有失。大中正當舉發之。不得徇隱。

晉書卞壺傳。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前夫。壺劾之。以爲犯禮害義。并劾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容徇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

雖中正所黜陟。政府亦得變更之。

晉書霍原傳。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二品。司徒不過。即不沈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爲上品。又張軌傳。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當是抑華爲延譽。得居二品。

然被糾彈付清議者。多致廢棄。

日知錄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一皆蕩。濬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

南北朝時。其風猶然。

文獻通考。梁初無中正制。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正始元年。乃罷諸郡中正。

又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其制之得失。論者不一。舉其得則曰重清議。

日知錄清議一篇言之甚詳。

斥其失則曰徇私情。

文獻通考于時雖風教積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尙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鄒洗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如此。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尙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均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僞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讎。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采聲於台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敍。是爲抑實功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

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然其中猶有一義焉。則所謂紳士政治是也。魏晉以降。易君如舉棋。帝王朝代之號。如傳舍。然使人民一仰朝廷君主之所爲。其爲變易紊亂。蓋不可勝言矣。當時士大夫於無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紳士操朝廷用人之權。於是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爲搖動。豈惟可以激揚清濁。抑亦所以抵抗君權也。

趙翼陔餘叢考論六朝忠臣無殉節者一篇。謂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云云。實則其時國家大權在紳士。不在君主。故紳士視國家禪代。無與於己也。廿二史劄記論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篇。謂魏正始晉永熙以來。皆大臣當國。晉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協劉隗等爲私人。卽召王敦之禍。自後非幼君卽孱主。悉聽命於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其至宋齊梁陳諸君。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尙。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云云。亦可見自晉以來。紳士權力甚大。雖人君威福自己。而紳士自居高位。不屑爲人主私人也。

九品中正之弊。專論門第。則高位顯職。皆爲世族子弟所得。雖無世襲之制。實有階級之分。

南史謝弘微傳。晉世名家。身有國風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

梁書張纘傳。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

初學記。秘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爲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至於位宦高卑。皆依家牒爲斷。

南史王僧孺傳。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尙書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

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

此科。人姦互起。按宋書索虜傳。元嘉二十七年。軍旅大起。兵力不足。尙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兗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兗州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曹護。國

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疑卽所謂七條徵發之法。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

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因詔僧

孺改定百家譜。

又。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

無遺闕。藏秘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

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

州郡屬吏。亦須辟引著姓。

梁書楊公則傳。爲湘州刺史。保己廉慎。爲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

南朝如此。北地亦然。

趙翼陔餘叢考。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賤。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爲學生。先儘高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猥濫。乃詔州郡慎所舉。亦曰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

甚至帝王雖寵其人而不能躋之於士大夫之列。

陔餘叢考。習俗所趨。積重難返。雖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宋文帝寵中書舍人宏興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嘗判爾。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宏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宏還奏。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他日帝以語球。欲令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按宋書王球傳。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嘗命球及發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是球所拒者。爲徐爰。非宏也。紀僧真自寒官

歷至尉軍府參軍主簿。宋孝武帝嘗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其寵之如此。及僧真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數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命左右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其爲社會中一種特殊勢力。殆尤過於古代之世族。春秋時代。世族專權。如魯三桓。鄭七穆之類。雖亦具有特殊階級。已經掃除。無所謂平民貴族之別。而漢魏以來。復造成此種階級之制。新可異耳。降至唐代。其風猶存。柳芳著論。至以此爲魏晉隋唐治亂興衰之

徵。

新唐書柳沖傳。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修改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尙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尙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氏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尙官。官之弊。至於尙姓。姓之弊。至於尙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山東之人質。故尙婚媿。江左之人文。故尙人物。關中之人雄。故尙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尙貴戚。管子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

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

其力崇貴族。正與今日各國盛獎平民者相反。至唐末五代。種族混亂。不崇門閥。其風始衰替焉。

第七章 三國以降文物之進步

三國以降。學術風俗。均日衰替。

三國志董昭傳。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

魚豢魏略。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飽食相從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

干寶晉紀論曰。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身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其婦女裝飾。絳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

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是大壞。然治經之人。亦賡續不絕。

皮錫瑞經學歷史世傳十三經注。孝經爲唐明皇御注外。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鄭君箋毛詩。注周禮儀禮二記。何休注公羊傳。趙岐注孟子。凡六經。皆漢人注。孔安國尙書傳。王肅僞作。王弼易注。何晏論語集解。凡三經。皆魏人注。杜預左傳集解。范寧穀梁集解。郭璞爾雅注。凡三經。皆晉人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絕續之交。諸儒倡爲義疏之學。有功於後世甚大。南如崔靈恩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沈文阿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禮記義。成玄禮記義。張譏周易尙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王元規春秋孝經義記。北如劉獻之三禮大義。徐遵明春秋義章。李鉉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沈重周禮儀禮二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周禮禮記義疏。孝經義。皆見南北史儒林傳。今自皇熊二家。見采於禮記疏外。其餘書皆亡逸。然淵源有自。唐人五經之疏。未必無本於諸家者。論先河後海之義。亦豈可忘筆輅藍縷之功乎。

研究諸子者。亦時有之。

魏志杜恕疏。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

蜀志先主遺詔曰。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

晉書魯勝傳。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作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苟

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仍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

論者甚至謂江左有愈於漢。

章炳麟五朝學。魏晉者俗本之。漢。陂陀從迹。以至非能驟。潰濟江而東。民有甘節。清劭中倫。無曩時中原媮溥之德。乃度越漢時也。

嘗試論之。漢之純德。在下吏諸生間。雖魏晉不獨失也。魏晉之侈德。下在都市。上卽王侯貴人。雖漢不獨亡也。粵晉之東。下訖陳。

盡五朝三百年。往惡日漸。而純美不忒。此爲江左有愈於漢。

蓋歷史現象。變化繁蹟。有退化者。有進化者。有蟬嫣不絕者。有中斷或突興者。固不可以一概論也。

天算之學。後盛於前。三國以降。算書特多。今世所傳算經十書。九章算術。魏劉徽所注也。

劉徽九章算術注序。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蹟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爲之作注。

海島算經。徽所著也。

隋書經籍志。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戴震海島算經跋。徽之書本名重差。初無海島之目。隋志九章十卷下。云劉徽撰。蓋以九章

九卷。合此爲十也。而隋志唐志皆有九章重差圖一卷。蓋圖本單出。故別著於錄。唐選舉志稱算學生。九章海島共限習三年。試九章三條。海島一條。則改題海島。自唐初已然矣。

孫子算經。亦漢以後人所輯。

四庫全書總目。孫子算經三卷。朱彝尊曝書亭集有孫子算經跋。以爲出於孫武。今考書內設問。有云長安洛陽相去九百里。又云佛書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則後漢明帝以後人。孫武春秋末人。安有是語乎。

晉有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

戴震夏侯陽算經跋。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二卷。不言陽爲何代人。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有云。封魏劉徽淄川男。晉姜岌成紀男。張邱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後周甄鸞無極男。又張邱建算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則陽爲晉人。

四庫全書總目。張邱建算經三卷。原本不題撰人時代。唐志載張邱建經算一卷。甄鸞注。則當在甄鸞之前。書首邱建自序。引及夏侯陽孫子之術。則當在夏侯陽之後也。

北周甄鸞撰五經算術。又注孫子算經及五曹算經。

四庫全書提要。五經算術二卷。北周甄鸞撰。鸞精於步算。仕北周。爲司隸校尉漢中郡守。嘗釋周髀等算經。不聞其有是書。而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算術一卷。五經算術錄遺一卷。皆不著撰人姓名。唐藝文志則有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二卷。亦不言其書爲誰人所撰。

今考是書舉尙書孝經詩易論語三禮春秋之待算方明者列之。而推算之術。悉加甄鸞案三字於上。則是書當卽鸞所撰。

則自周髀及唐王孝通所撰之緝古算經外。皆此時期之人所著也。周髀注亦甄鸞重述。所奇者。南北朝對峙。各出算學大家。北有甄鸞。南有祖冲之。先後相望。祖先於觀約五十年。而祖氏所發明尤爲卓絕。

南齊書祖冲之傳。有機思。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茅以昇中國圓周率略史。(科學雜誌第三卷第四期第一一四至一八頁)周三徑一之率。荒古已有其說。後漢有張衡率。魏有

劉徽。吳有王蕃。各求新率。徽率之精約。已無間言。至祖冲之圓率。則精麗罕儔。千古獨絕。隋書律歷志曰。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冲

之。更開密率法。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虧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

六忽。正數在盈虧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三。此第五世紀世界最精之圓率也。其時

印度僅有三一四一六。歐人亦纔至三一四一五五二之率。視此自有愧色。祖率睥睨天下。九原有知。亦自豪矣。

孰謂南朝尙空談而無研究實學者乎。

算術與製造有密切之關係。漢魏時人多治算術。故新奇之製作亦相因而起。諸葛亮之作連弩木牛流

馬。世已奇其術。

蜀志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孫盛魏氏春秋。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

矢俱發。亮集載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

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

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尺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而馬鈞之巧過之。

魏志杜夔傳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爲囿。患無水以灌之。先生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先生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歌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

車輪懸瓠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祖冲之之巧又過之。

南齊書祖冲之傳。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此雖間世一出。未足爲普遍之徵。然卽史策所傳觀之。亦可見吾國人創造之能。無論何時皆有所表見也。

三國以來。學者之務實用。不獨精於算數。剏製奇器已也。其於規、天、法、地之事。亦時時推陳出新。以期致用。如王蕃、陸績等之製渾天儀象。

晉書天文志。順帝時。張衡製渾天儀象。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穢。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也。

隋書天文志。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其制則有雙環規相並。間相去三寸許。正豎當子午。其子午之間。應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爲孔。以象南北樞。植榘於前後以屬焉。又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周匝分爲度數。署以維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規。斜帶南北。

之中。與春秋二分之一日道相應。亦周匝分爲度數。而署以維辰。並相連著屬樞。植而不動。其裏又有雙規相並。如外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屬雙軸。軸兩頭。出規外各二寸許。合兩爲一。內有孔。圓徑二寸許。南頭入地下。北頭出地上。入於外雙規北樞孔中。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東西轉。以象天行。其雙軸之間。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邊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運。又自於雙軸間。得南北低仰。所以準驗辰歷。分考次度。其於揆測。唯所欲爲之者也。檢其鑄題。是僞劉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陽孔挺所造。則古之渾儀之法者也。

又。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史令錢樂之。依案舊說。采效儀象。鑄銅爲之。五分爲一度。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立黃赤二道之規。定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上。爲之杠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符。梁末置於文德殿前。吳時。又有葛衡。明達天官。能爲機巧。改作渾天。使地居乎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上。以上應晷度。則樂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爲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宿備足。以白青黃等三色珠爲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地在其中。宋元嘉中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

裴秀謝莊等之製地圖。

晉書裴秀傳。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於是甄攬舊文。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

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宋書謝莊傳作左氏經傳方丈圖。隨國立篇。製木爲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

皆注重實際。非徒尙空談也。雖有製或不精密。且其物亦都不傳。無由考其法度。然亦可見其時有一部分之人。崇尚虛玄。猶有一部分之人。殫精實學矣。

隋書經籍志載天文圖書凡九十七部。六百七十五卷。其大宗皆三國六朝時人所製。中有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蓋六朝時不但繼續秦漢以來天文家之言。兼採及印度測驗天文之書也。地理類載漢以後地圖。有

洛陽圖一卷。湘州圖記一卷。江圖三卷。周地圖記一百九卷。冀州圖經一卷。齊州圖經一卷。幽州圖經一卷。而摯虞陸澄等地理書。實爲研究地理之鉅製。隋代因之有區宇圖志。及諸州圖經等書焉。

志曰。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制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齊時陸澄衆一百六

十家之言。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

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注記甚衆。

魏晉之世。有一最大之憾事。卽古樂亡於是時也。秦漢之際。古樂雖已失傳。然制氏猶能記其鏗鏘鼓舞。雅樂四曲。至魏猶存。永嘉之亂。始殄滅無餘焉。

隋書音樂志。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元嘉之寇。盡淪胡羯。

晉書樂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

魏得晉樂。不知採用。後平河西。雜以秦聲。

隋書音樂志。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寶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

降至周隋。禮崩樂壞。所用雅樂。皆胡聲也。

隋書音樂志。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馮梁國故事。考尋古典。高祖不從。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以修正。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

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鐘。華言解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

蓋樂之不傳。由律之不明。晉荀勗等校魏鐘律。已多不諧。

晉書律志。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時人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譏其聲高。

梁武帝自製四通。與古法迥異。

隋書音樂志。武帝自制定禮樂。立爲四器。名之爲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蓋當時所謂知音者。僅知當時之音。不能深解古樂之本原矣。

古樂亡而音韻之學興。語言文字之用。因以益精。是亦三國以降。異於兩漢以前之一特點也。漢以前人不知反切。魏世反切始大行。

顏氏家訓。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翻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錄出。

陸德明經典釋文。古人音書。止爲譬况之說。孫炎始爲翻語。魏朝以降。漸繁。

既乃分別五聲。

隋潘徽韻纂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作。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別清濁。纔分宮羽。

封演封氏聞見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又分平上去入四聲。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陸厥傳。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

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半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

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周顒傳。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悟。而獨得胸衿。窮其

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而音韻之學興矣。漢魏之際。文章已趨於排偶。至晉宋而益盛。至齊梁而駢文之式大成。五言詩亦開後來律詩之端。是皆與聲韻之學進步相關者也。世謂吾國之有字母。傳自西域。

鄭樵通志。七音略。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

其法始於大般涅槃經。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字音十四字。哀阿壹伊塢理釐鷲。諷汚暗奧菴惡。比聲廿五字。迦呿伽哂俄。舌根聲。遮車

闍膳若舌齒聲。吒訶茶訶孛。上粵聲。多他陀蚩那。舌頭聲。婆頗婆娑摩。唇吻聲。她邏羅縛奢沙婆呵。此八字超聲。此見於一切經音義者也。與今華嚴經四十二母殊不合。元應音義首載華嚴經。終於五十八卷。初無字母之說。今所傳八十一卷者。乃實叉難陀所譯。玄應未及見也。然涅槃經所載比聲二十五字。與今所傳見溪羣疑之譜。小異而大同。前所引字音十四字。卽影喻來諸母。然則唐人所以撰三十六字母。實采涅槃經之文。參以中華音韻而去取之。謂出於華嚴則妄矣。

大藏目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宋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

則音韻之學亦受佛教東來之影響也。

古無所謂文集。自東漢以降始有之。於是別集總集之目。

隋書經籍志別集。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以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摭孔翠。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厚輿。而取則焉。

蓋古之學者。以學爲文。未嘗以文爲學。漢魏而下。經子之學衰。而文章之術盛。作者如林。不可殫述。專就文學。論實以斯時爲進化之極。軌色澤聲調。均由樸拙。而日趨於工麗。無間南北。翕然同聲。

北史稱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

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蓋就文章氣骨細晰言之。南北固有區別。而一時風氣亦未嘗大相懸絕。庾信南人。仕於北朝。駢儷之文。實集大成。亦可見南北好尚之同矣。

於是有評論文章之書。

梁書鍾嶸傳。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

文。劉勰傳。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沈約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

有選錄文章之書。

梁書昭明太子統傳。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世且傳爲選學焉。

舊唐書曹憲傳。憲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

其學大興於代。

漢代隸草始興。

張懷瓘書斷。章艸。漢黃門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遂以行之。

後漸變隸爲楷。

羅振玉流沙墜簡釋文。永和以降之竹簡。楷七隸三。魏景元四年簡。則全爲楷書。

而鍾繇王羲之等。遂以書名。觀晉書稱羲之善隸書。知晉唐時人猶呼楷字爲隸矣。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子凝之亦工草隸。獻之工草隸。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

晉時石刻之字。筆畫多方整。及宋初猶然。

如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齊太公呂望表。及寧州刺史爨龍顏碑。皆漢隸體也。爨碑間有楷法。

而閣帖所載晉人牋帖。則多圓美。碑帖之歧。自此始矣。齊梁碑版。傳者不多。北魏周齊。石刻極夥。其字畫往往工妙。

歐陽修集古錄。南朝士氣卑弱。書法以清媚爲佳。北朝碑誌之文。辭多淺陋。又多言浮屠。其字畫則往往工妙。

近世學書者。多宗北碑。論書法之進化。自秦漢來。當推北朝矣。北朝書家。著於史者。有張景仁、冀儁、趙文深等。

北史張景仁傳。幼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及立文林館。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自倉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又冀儁傳。善隸書。特工模寫。

又趙文深傳。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勝。唯文深冀儁而已。

而不稱鄒道昭能書。

魏書及北史均有鄒道昭傳。僅稱其綜覽羣言。好爲詩賦。凡數十篇。

以今日碑刻言之。則北人之書。無過於道昭者。

葉昌熾語。石鄭道昭雲峯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其筆力之健。可以刺犀兕。搏龍蛇。而游亦於虛。全以神運。不獨北朝書家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舉世噉名。稱右軍爲書聖。其實右軍書碑無可見。余謂道昭書中之聖也。

千秋論定。不在史傳之贊否。可知史傳之不足憑。而人之自立。但有一才一藝。獨造其極。絕不患其湮沒無聞也。

遼金時代蒙古考

王國維

余頃作韃靼考及韃靼年表。始證明元之季世諱言韃靼。故韃靼之名。雖已見於唐世。而宋遼金三史中乃不見韃靼事。又或記其實而沒其名。其於蒙古亦然。蒙兀之名已聞於唐代。而遼史部族屬國中並無其名。金史兵志雖有萌骨部族節度使及萌骨訖詳穩。而地理志部族節度使八處詳穩九處皆無之。知元人諱言其祖與諱言韃靼同。茲就書傳所見蒙古上世事實彙而考之。俾與韃靼考互證焉。

舊唐書北狄傳室韋契丹之別類也。略中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倫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

唐書北狄傳室韋直北曰納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泊。迤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其北有落坦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

案新舊二書記室韋事大略相同。知新書實本舊書。惟望建河作室建河。蒙兀作蒙瓦。落俎作落坦。爲異耳。望建河出俱倫泊。此泊卽今呼倫貝爾之呼倫泊。元朝祕史之闊連海子也。今由呼倫泊東出者。惟額爾古納河東北流與黑龍江合。又東流與混同江合。混同江之北源爲嫩江。卽魏書失韋

傳之難水。元秘史之納活河。此傳之那河也。忽汗河當因忽汗州得名。即今之烏蘇里江。舊書北狄傳。睿宗先天二年。拜大祚榮爲渤海郡王。仍以所統爲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江出渤海境。故謂之忽汗河矣。然則望建河爲今額爾古訥河。黑龍江混同江之通名。而蒙兀室韋乃在黑龍江入混同江處之西南。東界混同江。北界黑龍江。由是蒙古之居額爾古訥河幹難河流域者。可得而說矣。

夢溪筆談四。黑水之西有一山。謂之夜來山。略中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靺鞨接境。

案上黑水筆談謂在慶州東北。即今之哈喇木倫河。哈喇華言黑木倫。華言河也。遼金二史地理志謂之黑河。夜來山即今哈喇木倫河源之烏蘭嶺。其山西一族。自其啖生肉血不火食言之。即蒙古也。松漠紀聞云。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蒙古國。即唐書所記之蒙兀部。又云。盲骨子其人長七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二十云。有蒙國者。人不火食。夜中能視。略中蒙人既侵中國。得其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火食。元朝秘史一載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兒居巴諄阿刺時之生活。猶是不火食情狀。是不火食者。蒙古先世之俗也。又筆談謂山西族北與黑水胡接境。此黑水胡謂黑水靺鞨。與上文黑水無涉。而新舊兩唐書均謂蒙兀室韋之東北爲黑水靺鞨。是亦山西族即蒙古之證。又由

北與黑水胡境接一語可知。蒙古本部此時尚以黑龍江流域爲根據。而由遼人呼爲山西族觀之。又可知其蹤跡已出沒於漠南。蓋當時蒙古已分數部。遼史道宗紀分萌古與遠萌古爲二。其單稱萌古者。殆卽沈括所謂山西族。其稱遠萌古者。卽所謂北與黑水胡南與韃靼接境者也。沈氏混而爲一。殆未深考。其一部徙於斡難河流域。亦當在此時代。或稍後矣。

遼史道宗紀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申。遠萌古國遣使來聘。

史愿亡遼錄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一引又如沙漠之北。則置西北路都招討府。奧隗烏隗部族衙。盧溝河統軍司。倒

場嶺衙。鎮攝韃靼蒙古迪烈諸國。

案遼史百官志有西北路招討使司。倒塌嶺節度使司。倒塌嶺統軍司。部族志有烏隈部。乙室奧隗部。褚特奧隗部。惟盧溝河統軍司未見。盧溝河者。卽遼史及元史之臚胸河。金史之龍駒河。湛然居士集之閭居河。長春真人西遊記之陸局河。張德輝紀行之驢駒河。今之克魯倫河也。紀行云。北語云。烏隈連漢

皆驢駒河也。黑韃事略忒沒真墓在瀘溝河之側。亦作瀘溝。

亡遼錄同上天祚於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

東都事畧附錄二耶律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之。

遼史天祚紀保大四年春正月上。趨都督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謨葛失來迎。曠馬馳羊。

又率部人防衛封謨葛失爲神于越王
同上天祚既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

案此諸條中之毛割石、毛褐室韋、謨葛失、皆蒙兀室韋之對音。遼史天祚紀所載謨葛失事似人名。非部族名。蓋當時有所忌諱。故其書法如此。猶亡遼錄及東都事略紀此事。並有韃靼而遼史特刪之也。所以知毛割石、謨葛失爲蒙兀者。趙良嗣燕雲奉使錄北盟會編卷九引載良嗣問金使烏歇等曰。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縣。占了地土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否。使副對曰。來時聽得契丹舊酋在沙漠。已曾遣人馬追趕。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是韃靼萌古子地。分兩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却走那裏去。國書中已載矣云云。是天祚北走時所依。乃韃靼蒙古二部。而毛割石、謨葛失與盲骨子、萌古子、蒙國斯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一諸名。並爲蒙兀室韋之略。亦得確證矣。

金史太祖紀天輔六年。謨葛失遣其子菹泥格失貢方物。

案天輔六年當遼天祚帝保大二年。金使烏歇等謂萌古子部長已降拜了本國。指此事也。

金史太宗紀天會三年三月。幹魯以謨葛失來附。請授印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二十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蒙兀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韃靼西夏。

松漠紀聞。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蒙古國。卽唐書所記之蒙兀部。

同上。盲骨子其人長七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蒙韃備錄。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爲患。金人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按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無制度。琪嘗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紹興時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賄之。其主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世。並爲邊患。其來久矣。

宋史洪皓傳。紹興十二年八月。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謂秦檜曰。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

案蒙古寇金事。孟珙以爲在天會間。李心傳以爲當宋紹興初年。

宋紹興元年當天會九年。後八年金乃改元天眷。

而金主亮

宣諭公文

下見

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時數犯邊境。東昏王謂熙宗。熙宗卽位在紹興

五年。而至紹興十二年。洪皓謂金方困於蒙兀。則蒙古寇金當在此七八年間矣。李大諒征蒙記當

作於此時。此書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三朝北盟會編亦引之。惜其書不存。然所紀蒙古改元僭號事。孟珙卽不之信。是亦未盡實錄矣。

大金國志熙宗紀。皇統六年。女真萬戶胡沙虎北攻盲骨子。糧盡而還。爲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於海嶺。

同上。皇統七年。滕骨國平。初撻懶旣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滕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復遣蕭保壽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爲滕輔國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案此書杜撰紕繆。不可勝數。上二條乃取松漠紀聞朝野雜記二書敷演爲之。且妄加年月。殊不可信。其紀章宗朝愛王與蒙古連盟事。金史已辨之。茲並不錄。

煬王江上錄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三引

正隆三年下詔小龍虎大王鎮守蒙古。

三朝北盟會編

卷二百二十九

紹興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

七月廿一日。金遣翰林學士韓汝嘉與國信使副徐嘉張

掄宣諭公文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時數犯邊境。自朕卽位。久已寧息。頃准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說仍與西夏通好。鎮守突厥奚契丹人等。力不能加。曾

至失利。若不卽行誅滅。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盡在中都西都。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歲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北邊。用行討伐。然二三年間。却當還此。今有司奏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斯入見。近緣以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今卿等雖來。卽非所召。卿等到闕而歸。徐遣所召官等。定見遲留。有妨北伐。故令卿便還。卽令指定官位人前來。亦可以就稱賀。仍須於九月初到闕。實慮未詳上件事意。或致疑訝。故茲宣示。想宜知悉。

案此事緣金主亮已決南伐之計。故藉北征蒙古韃靼爲辭。以拒宋使入境。非真有此事也。

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春正月甲申。大鹽澤羣牧使移刺覲爲廣吉刺部兵所敗。死之。

金史內族宗浩傳。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秦州。便宜從事。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鞑亦叛。內族襄行省事於北京。詔議其事。襄以爲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鞑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願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滅阻鞑。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合底忻與婆速火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彼旣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爲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刺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夾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崑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鞑廣吉刺間。連歲

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刺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撤會於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崑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崑部長胡必拉。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拉言所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刺部長忒里虎追躡。及至窰里不水。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請內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八千置牧以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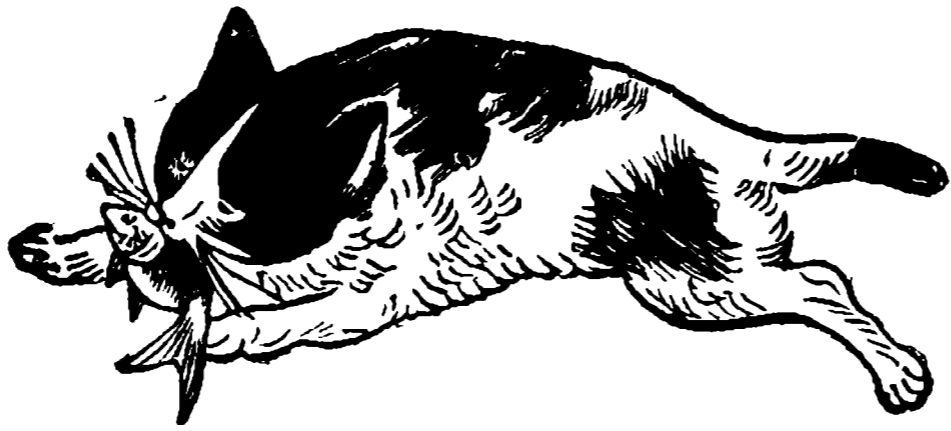
按此記金人用兵蒙古事也。廣吉刺卽遼史天祚紀之王紀刺。元史之弘吉刺。元祕史之翁吉刺也。元世則翁吉刺歹翁吉歹二氏入蒙古七十二種中。錄一耕而金史百官志。光吉刺爲白號姓。蒙古爲黑號姓。則廣吉刺疑本非蒙古同族也。此傳有廣吉刺部長忒里虎。卽元祕史卷四蒙文所謂翁吉刺敦迭兒格。克又卷六所謂合勒合河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刺。皇元聖武親征錄所謂弘吉刺部長帖木哥者也。婆速火則廣吉刺之別部。元史特薛禪傳。特薛禪孛思忽兒弘吉刺氏。此傳中忒里虎與迭兒格帖兒格。婆速火與孛思忽兒對音甚確。廣吉刺與婆速火本是一族。故宗

浩言合底忻與婆速火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也。合底忻山只崑二部皆蒙古奇渥温氏。祕史一朶奔篋兒干之子不忽合塔吉。做了合荅斤姓氏。不忽秃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此合底忻即合荅斤山只崑即撒勒。只兀惕皆孛端察兒二兄之後。祕史四蒙文有合荅斤撒勒。只兀惕相和的種一語。知二族本自相合。若必列土迪列土傳文前後互異。不知必迪二字孰是。如必字不誤。則必列土當即祕史之別勒古訥惕。此與合荅斤撒勒。只兀惕同出於朶奔蔑兒干。或此族中微。乃爲撒勒。只兀惕屬部耳。傳中地名如忒里葛山。當即今特爾根山。呼歇水當即輝河。並在合勒合河即今國喀爾喀河東移米河當即今入額爾古訥河之伊穆河。惟窰里不水無可考。又案皇元聖武親征錄太祖責汪罕書云。我時又如青雞海鷗。自赤兒黑山飛越於盃而之澤。搗斑腳鷗以歸。若此謂誰哈荅斤散只兀即吉刺諸部是也。案此處今本親征錄有脫文。洪侍郎鈞譯拉施特書云。我如鷲鳥。自赤兒古山飛越捕魚兒淖爾。擒灰色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爲誰。朶兒奔塔塔兒諸人是也。我又如藍色之鷹。越古蘭淖爾。擒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爲誰。哈荅斤撒兒助特翁吉刺特諸人是也。拉施特書與親征錄同源。則親征錄原本亦必如此。是朶兒奔塔塔兒二部在今貝爾泊之東。合荅斤山只崑二部均在今呼倫泊之東。與廣吉刺同壤。由廣吉刺之根據地爲額爾古訥河流域觀之。則合底忻山只崑二部之地望亦不難推測矣。

此傳所記事。據內族襄傳在章宗承安三年。考金自明昌以後。北垂多事。金史紀傳於防邊事。歲不絕書。而不明言所防者爲何部。獨此傳明言連歲擾邊。皆合底忻山只崑二部爲之。然後章宗一朝之邊患始得其主名。案董師中傳明昌四年。師中上疏云。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斡貪暴强悍。深爲可慮。又云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爲必里哥孛斡誘脅。傾族隨去。必里哥孛斡此傳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其蒙古原名當云別勒古台。元太祖之異母弟名與之同或略稱白古帶。或略稱必里哥。其實一也。孛斡即孛闊孛斡之對音。蒙古語力士也。元祕史太祖之族有赤都忽勒孛斡。不里孛斡。亦可學蔑兒乞人有赤勒格兒孛斡。而不里孛斡。祕史亦單稱不里。元聖武親征錄及元史太祖紀單稱播里。則孛闊孛斡乃附加之稱號。與某某那顏某某拔都同。知必里哥孛斡即別勒古台。亦即白古帶矣。元祕史蒙文有合答斤部長巴忽撒羅吉與諸部共主札木合爲古兒汗事。在移米河役後二年。疑亦此人。巴忽與白古對音。撒羅吉疑亦附加之號。然則爲明昌承安間之邊患者。合底忻其首也。其餘諸部。惟廣吉刺一敗移刺覲之兵。阻鞮則本從金師北伐。後因爭俘獲而叛。故明昌承安間之兵事。非對韃靼而對蒙古也。金史李愈傳。愈於泰和二年上書。謂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能雪恥。則當時北部之猖獗。與金師之失利。可想而知。故自明昌之末。先後遣丞相夾谷清臣。內族襄行省於北京。又遣尙書右丞夾谷衡等行省於撫州。出重臣以臨之。築長城以限之。而明昌六年夾谷清臣栲栳灤之役。承安元年内族襄斡里札河之役。二年內族宗浩移米河之

役最爲大舉。以今考之。惟斡里札河一役。係伐韃靼。其前後二役。皆爲蒙古也。栲栳灤一役。清臣傳亦不言所伐者何部。然以戰地考之。亦係伐合底忻諸部。傳言清臣受命出師。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刺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灤。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賒罰。北阻鞞。由是叛去。大侵掠云云。案合勒河。卽喀爾喀河。栲栳灤。卽額爾古納河。東畔之庫勒圖諾爾。此其取道較移米河一役爲稍西。然已越阻鞞境而北。故爲阻鞞所侵掠。然則此役所攻下之十四營。亦必合底忻山只崑廣吉刺諸部也。宗浩傳所云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者。確爲史家特筆。蓋元之季年。諱言韃靼。卽蒙古寇金之事。當時亦不樂聞。故紀傳雖偶見廣吉刺合底忻山只崑各部之名。而此諸部之摠名。訖不一見。但渾言北部而已。又如合底忻元人姓氏中。謂之合忒乞歹。而山只崑則元世慣用散朮台珊竹等字。而金史獨用合底忻山只崑字。可以窺史臣之微意矣。當此諸部寇金之時。成吉思已崛起三河之源。而斡里札河移米河二役。諸部受創頗鉅。故泰和元年。漠北十一部共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翁吉刺合荅斤撒勒只兀惕塔塔兒皆與焉。此固對成吉思之同盟。亦對女真之同盟也。闊亦田之役。諸部盡爲成吉思所敗。金之邊患亦以稍息。成吉思亦有事於克烈乃蠻諸部。未遑南伐。逮諸部旣滅。遂一舉而下中都。上距移米河

之役。僅十六年。亦可謂興之暴矣。元人以章宗朝邊患。雖非孛兒只斤氏而實其同族。故約略書之。余頃考韃靼事。知遼金二史中有待發之覆。因彙舉蒙古上世事實。疏通證明之。庶足爲讀史者之一助乎。



物質生命心神論

(Matter, Life, Mind, and God)

現代思想之趨勢

英國亨勒 R. F. A. Hoerlé 著
吳宓 譯

今世百家爭鳴。學派繁多。言哲理者。各立義界。互相詆譏。使從學之士。走入其中。迷惘紛錯。而不知所向。故知明辨之功。實爲首要。而抉擇之事。乃成至難。吾嘗於今世哲學家之書。略爲紬繹。而獨取亨勒 (R. F. Alfred Hoerlé) 氏之說。以爲最獲我心。而足資服膺而無失。亨勒屬唯心派。遠紹海格爾。Hegel 一譯黑智兒。近承格林 F. H. Green (1836—1882) 鮑桑葵 Bernard Bosanquet (1848—1924) 之緒。而自有所闡發。其立說之根本。在一全字。以爲哲學固必本於人類之經驗。然此經驗必兼包含精神與物質。玄想與實際生活。價值與事實。推理與觀察實驗。宗教道德與自然科學。苟取其一而棄其二。則其經驗必偏而不全。又必着眼於全體之宇宙。千古之歷史。方始能得全部之經驗。以人類全部之經驗爲思考之材料。則可得顛撲不破之真正哲學。今世科學家言以及哲學各派。多以一部分之經驗爲根據。偏而不全。故立說多有疵累而不可盡信。夫哲學所以解釋人類之經驗者。有如胰泡。刺其一點。立時消滅。必圓滿無隙。而後能成立。惟人類之經驗。日新月異。愈增積而愈富。所謂全部者。亦愈擴而愈大。故哲學亦須時時改造。以能包含新增之經驗。而仍得成立爲目的。更如胰泡。噓氣於中。則泡展延增大。其壁亦愈薄。而泡遂不免於破滅。如何而防護之。使不破滅。或另吹成一更大之泡。此哲學家之職志也。由上言之。亨勒氏之說。在今實爲最廣大最圓滿之哲學。他日人類經驗更有增拓。此胰泡猶能不破與否。固未敢知。卽破亦當然之理。願今尙未破。而在諸胰泡中爲最大。故吾信從之也。亨勒氏英國人。學於牛津大學。數年前。嘗任美國哈佛大學哲學教授。現任英國斗蘭大學 University of Durham 之阿穆斯特朗

學院 Armstrong College 哲學教授。著有今世形而上學之研究。Studies in Contemporary Metaphysics (1920) 其學說具見於此書中。其後更爲阿穆斯特朗學院所在地之人士演講。今世思想之趨勢。乃撮取前書大旨。去其辨析精微之處。而以明白淺顯之詞出之。俾衆共曉。今所譯之物質生命心神論。Matter, Life, Mind, and God (1922) 一書。卽就當時之講稿增飾而成者也。書分五章。第一章總論。第二章論物理學。第三章論生物學。第四章論心理學。第五章論宗教哲學。至全書綱領。具見原序。茲不贅述。云。編者識。

原序

此區區小冊子。而以「物質生命心神論」Matter, Life, Mind, and God 爲名。殊嫌謬妄。一若作者於此諸端。將一一詳細論究之者。實則吾之初意。僅欲約略論述。今世思想界之領袖。關於物質生命心神之見解。此冊之內容。如是而已。

此冊原係演講稿。其緣起。蓋因阿穆斯特朗學院所在地。適爲工商業之中心。故本校不特對於校內學生。卽對於校外地方人士。亦有一種責任。而當勉爲鄰近各地之智識生活之焦點。昔惟富厚小康之家。乃有享受教育之特種。今則不然。凡今之人。就其興趣之所近。能力之所至。皆當享受教育。此理已爲衆所共認。無或致疑者。況近年成人教育運動。盛極一時。足見求知之欲。與生俱長。無分老幼。由是而學校中身任教員者。其觀感亦爲之一變。知我之一身。果欲盡力於所研究之專科。所任事之學校。所居住

之城邑則當以各科学研究之最新發見及學說爲衆人介紹講述而尤以科學哲學宗教中之重大思潮不易從表面窺察而實爲世界文明盛衰存亡之所繫者爲最重要之材料也。

此册中所錄吾之演講稿卽爲求達此目的而作者非爲大學教授及專門學者說法蓋當時來聽吾演講之人士多未研究哲學但皆曾受普通教育而渴欲知曉今世思想界之領袖對於物質生命心神諸種歷久難決之問題其思潮之趨向如何吾之演講亦惟就吾力之所能答覆若輩之疑問而已今者吾之演講稿刊印成書深望讀者亦作如是觀可耳。

昔吾演講之時僅有極簡短之底稿略示綱領就此口頭闡發全稿則係久後方始作成中間復以他事梗阻因之今書對於當時口頭所講者頗有增減不盡相同且講時爲時間所限須分六次講畢今既成書則可不拘故另行分段改爲五章然其內容及全書大綱則無異於前也。

此書大綱及其主旨厥爲論述今世主要之思潮以探求此諸種紛歧而矛盾之思潮其間是否有一貫之規模存此諸思潮之趨勢是否能使吾人之精神生活歸於一致使吾人之思想及感情融合而不相衝突斯皆吾所三致意者也本書第一章敘述科學對於近世思想深廣之影響次說明科學上之「自然」概念實甚狹小不足概括人類經驗中之「宇宙」全體哲學家之所以亟須通觀合覽者正謂此也第二章述自然哲學中對於「唯物主義」Materialism之反動此種反動惠得海氏 A. N. White-

head

英國人。生於一八六一年。現任美國帝國科學院應用數學教授。

爲之領袖。然前此已有諸多之哲學家及物理學家。爲之植其基而

導其源。故能有此盛也。此反動之意義。厥爲今茲重行分析吾人經驗之真實材料。以判定物理學上各

種學說之果爲顛撲不破與否。此正哲學家之所有事也。此判定之結果。乃知此等物理學說。前第三章根據

此點。以評判彼對立互爭之機械主義與生機主義二派之是非。而折衷之。以見所謂生命者。固爲一種

特殊之現象。可以實驗之方法研究之。然不當強以物理學及化學解釋之。此機械主義之誤又不當假設一種

生機力以掩飾之。此生機主義之誤二者皆可不必要也。機械主義昔甚爲人所崇信。乃經近今哲學之分析。其根

據已失。不復能成立矣。第四章先述關於心之學說之歷史。次論今日心理學紛歧紊亂之原因。末乃申

明作者之意。以爲「行爲」behavior 之概念。苟不如一派之揚之過高。此指行爲派心理學又不如他派之抑之

過低。此指內觀派心理學則正可用爲適當之根據。以調和今日之心理學之各派。而破除其矛盾爭執焉。第五章

論述哲學對於宗教及神學之態度。並宗教哲學 (Philosophy of Religion) 之主要趨勢。其中以有神

論 (Theism) 之復興爲最著云。

由上所言。吾於此書。有如商家之販賣貨物。僅稱述他人之學說而止。然於選擇之際。注重之處。評判之

詞。以及通觀合覽之目的。皆足表見吾之思想之趨向。亦自然之勢也。願吾之初意。實欲爲聽衆講解當

代第一流思想家之學說。既從事於此。自不能不引用諸先生所著之書。以此吾深感之。且吾之所講述。

自不免有缺而失真。夫論究思想之趨勢。而但擇取原書某篇徵引其中一二語句。囫圇概括。代爲申述。何能表現原書之價值。但其書具在今於每章之末著錄其名。譯文綴讀者可自取而精究之也。吾不欲讀者讀吾此書而遂止。乃冀讀者因讀吾書之結果。而有所感發。逕取原書讀之。此實吾演講及作書之本意。前之聽吾演講者。已多進窺原書。今之讀吾此書。因遂往取今世哲學名篇而誦之者。當亦不少。誠能如是。則吾書之作。未爲無益矣。譯者之譯此書。亦猶斯志也。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二月。亨勒自識於英國阿穆斯特朗學院

第一章 科學宗教哲學之關係

第一節

柏拉圖理想國(The Republic)書中有云。「能於天下事物通觀合覽者。可以謂之真正思辨家矣。」其所謂思辨家者。即今之所謂「哲學家」也。

謂哲學家當於天下事物「通觀合覽」。當綜合觀察而見其全體。此意云何。何以必須爲此。從何因緣。有何必要。科學之所以召示吾人者。不已足乎。科學之外。尚有宗教在。又何必舍而他求乎。

吾書正可由此諸問題借端開始。吾今將論述今世思想之主要趨勢。討論吾人所居之世界之性質者。此種研究。並非因閒暇無事。探奇消遣。實因吾人對於世界之性質之信仰。大足影響其人之感情行爲。

及其一切態度也。吾人生於斯世，本何精神。立身行己，從何規範。敬仰崇信，憑何選擇。凡此皆視吾人所自認爲在此世界中之地位義務命運如何以爲斷。則當先問此世界究竟如何耶。自人類知識初啟。吾人之遠祖。卽苦思冥索。以求解答。延至今日。此問題猶懸而未解。所可知者。人類之知識已大進步。新理之發明。亦日增月盛。而近二百年中。科學發達。厥功尤偉。遠非吾人之祖先所能夢見。自科學盛興。其所言之世界與前不同。因之。吾人對於世界之態度。亦與前迥異焉。

然試細察所得知識之結果。則不能無疑慮存焉。夫所謂「知識」者何耶。謂人有「知識」卽謂此世界確是吾人所意想者。轉言之。卽承認吾人所想所信所斷定者。皆真而可靠。更無缺陷及懷疑之餘地也。

今試問。何以科學之斷案獨爲可靠。何以科學之理論足當「知識」之名。答者必曰。是由於科學方法之精密也。自培根及笛卡兒以來。哲學思辨之士。莫不注重論究。何者爲思想判斷此世界之正當方法。科學方法之細節如何。應俟後論。然其方法實用之而收效。故大爲人所崇信。莫或致疑。蓋科學能預測自然界之事。且能使吾人控制自然。而隨意驅役之以爲人用。近世工業之發達。悉以科學爲基本。科學之知識。誠可謂之權力矣。古語云。知識卽權力。故此處云云。

然而以上云云。未必遂能解釋吾儕之疑團也。蓋所謂「科學」乃一概括之名。其中有各種特殊之科

學。苟細察之而詳爲比較。則知此諸種科學。各自獨立。絕未成爲單純統一而互相關連之組織。是故有專究物質之科學焉。學物理有專究生物及其行爲之科學焉。學生理有專究心性之科學焉。學心理然物質與生命與心性。其間相互之關係若何。此問題彼科學家或不置答。或雖具答案而詞意模糊不可解。且卽此諸名詞。命。物。真。生。心。性。之意義。亦無定準。後當詳論。彼哲學家喜爲堅白同異之說。辯爭無當。固不必論。卽號稱科學家者。亦人各一詞。由是言之。此龐大之組織。名爲「科學」。實用之而收效者。其基礎乃極不穩固。每一種特殊之科學。各論究世界之一部分。然合之則不能融爲一體。或且自相矛盾衝突。又何解乎。不但此也。吾人與世界接觸。而生起各種之感想。於是表以言詞。見之行事。願依科學家解釋世界之究竟之說。則此諸多感想均無根據。且無理由。例如藝術家感覺世界之美。而於其作品中表現之。人皆公認有道德價值。而以社會之組織制度保持之。天性富於宗教之人。見有所謂至善。於是崇敬俯伏。而凡此美也。至善也。道德價值也。彼科學家之世界中。皆不許其占一席。直不承認有此物。蓋若輩造成其世界觀之時。心中固未計及所謂美善與道德價值也。不特蔑棄如遺。且謂萬物之本性中卽無此等之根據。更如科學與宗教之爭。人所熟知。自古迄今而未已。然則科學之世界觀。果能概括一切乎。科學之根本概念既不一致。而科學之世界觀。又未能賅括吾人經驗中之世界之全體。由是可知。科學本身。未必卽能圓滿無缺。而通觀合覽之。工夫實爲不可緩也。吾人試欲避免感情思想行事中之矛盾。

衝突。則必當綜合天下事物而觀察之。思考之。吾人既知有此矛盾衝突。則益亟思解決調和之方。既知此一部分之見解。一偏之態度。指科學的為碎而不整。脆而易破。則欲超越其上而求其全者。堅者。此非

感情作用。毫無歸宿。亦非無理要求。終無成就。蓋此乃求知識之樞紐。理性告我。欲使世界確如吾人所以思想者。舍此更無他途也。所謂通觀合覽之工夫。其目的厥為綜合吾人經驗中所有之事物。以為思想

之材料。若彼科學家。則僅以經驗之一部分為思想之材料也。此層極不易致。然必先具盡吾心力。不求成功之心。方可繼續用工夫

也。今但謂吾人之思想感情行事。欲求其一致而有定。在此世界中並無阻礙。儘可致力。若彼科學家。則謂

本性。決必無成。無庸致力也。能深信此層。其裨益於立身正己。遵理而行者。亦已甚大矣。

然若遂謂哲學上通觀合覽之工夫。必須造成圓滿整齊。一成而不變之「系統」。而後方為成功。則大誤矣。蓋對於世界持安定之態度。與構成一嚴密之系統。乃截然兩事。不可混淆。古之哲學家。其學說為嚴密之系統者。有如斯賓挪沙 Spinoza (1632—1677) 之著倫理學 Ethics 一書。以幾何學之方法。逐步證明人之幸福。惟在以其理智之愛服事上帝。然吾人所取於斯賓挪沙者。惟在其態度及其精神而已。夫態度之安定。必根據於原理而始終如一。然亦必隨時改變。因事制宜。方能應萬變之生活而無誤。蓋生活複雜而多變。誠如前人所云。決不能以片詞隻義武斷賅括之而無漏。世界運行流轉不息。無論用何「系統」。亦不能牢鎖而禁阻之也。舉凡科學之發明及其學說。藝術宗教中各種運動。政治經

濟之組織制度。皆必日新月異。層出不窮。決無止境。舊日之風俗習慣。逐漸廢弛。而新者代之而起。每經數十百年。必有大劫。或戰爭。或革命。前此衆人所遵從之禮教規訓。幾於盡遭剷滅。由是言之。新生變異。乃千古之常例。而如何適宜變化。以因應前生所未曾經之新事物新境遇。乃成爲一般人最切要之問題。無時不需解決。在科學家之研究室實驗室中固如此。而在家庭生活及商業政治中亦如此也。此所以哲學上「通觀合覽」之問題。常存而不滅。且常新常變。而每一時代。每一輩人。必須用其人其時之經驗爲新材料。而重行解決之也。

是故吾作此書之主旨。並非欲另創一哲學之系統。即吾以通觀合覽之法研究近世生活思想。亦不能遍及於其各方面。以今日人類學術之淵博。文明之複雜。已斷非一人之心力所能涵概全局。燭照無遺。如上古時之亞里士多德。中世末葉之聖亞規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5) 及十七世紀近世知識尙未十分發達時之萊布尼慈 Leibniz (1646—1716) 之所爲也。吾之目的甚小。僅欲論述最近思想界關於物質。生命。心神。諸問題之見解。轉言之。即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神學之最近思潮而已。至若今世思想感情之潮流中。其力足以影響改變各國家各階級之情況者。即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之最近思潮。吾書則概不涉及。又倫理道德及藝術界之思潮。亦不論述。誠欲通觀合覽。求其周密完備。則凡此種種。皆當在研究之中。即歷史及上未及列舉之各種科學。其中最近思想趨勢。亦不能舍而不論。然非今茲所有事。

也。今茲吾書不得不嚴立界限。慎選材料。祇能就科學及神學之理論中。提出二、三問題而研究之。以此諸問題。實為古今人討論世界之究竟時。攻詰辯難之焦點也。

吾將搜尋種種證據。以證明吾說曰。今世思想趨勢中。關於上述之問題。主張雖多歧異。然亦未盡矛盾。相違。雖各為一體。而其間似有密切之關係。合之則可成。為一大規模。一大組織。由斯義言。吾對於今世之科學及神學。將以哲學家綜合觀察之術施之矣。

第二節

此下所述之哲學理論。多不免偏於專門。於近世所謂虛空抽象。然須知最虛空最抽象之理論。皆由人類生活行事之複雜實況及社會文明之久遠歷史推衍而出。層層悉有根據。此則於討論之時所不可須臾忘懷者也。今設喻以明之。人類生息於地球之上。亦已久矣。其間陳跡萬千。一一可以想象。茲設吾與讀者立身英國北安布里 (Northumbria) 之高原。俯瞰潭陰河 (the Tyne) 之谷。見彼昔日羅馬人所築長城用以截斷今之英格之頽垣廢址。蔓延盤亘於山頂。自東徂西。縱目所極。渺無端緒。對此十分荒涼寂寞之景。迎風弔古。追想羅馬帝國盛時。迨其既衰。二千年後。遺跡僅此。惟睹三五牛羊。齧草於山麓。以及峰迴路轉之處。農家田舍。鵠立為山所隱蔽。此景此地。似屬天然矣。而實則日之所接。殆無尺寸之土。未經人工之陶冶者。胼胝之勞。由心所主使。昔居此地之人。就其知識之所及。運用天然之利源及

勢力以供其本身生活之所急需。然後逐漸造成今日之文明。此文明之要點。厥爲以天然之物。天然之力。爲造成精神價值之資。且爲表現精神價值之地。卽此而言。人力亦偉矣。顧或謂人力之所及者。不過自然之浮表。到處皆然。至若青青者天。蒼蒼者山。湯湯之河。茫茫之海。則自古迄今。曾無少變。卽斯土從未見人跡。而彼天也。山也。河也。海也。依然猶是。人力何足稱哉。此言是也。吾亦知行星之軌道。陰晴之變遷。潮汐之漲落。皆非人力之所能改變。人能削平邱陵以築城市。而未能化山脈爲平原也。人能掘運河。以便航行。設水閘以資灌溉。或藉水力以轉機器。然使天不與以河流。不使水性下就。則人亦不能有所爲也。人能化沼澤爲耕地。填淤湖作平陸。然究未能變滄海爲桑田也。雖然有此種種。而仍當知文明人所居之環境。實乃以人力艱難造作而成。卒底今日之盛。所以供其需求。成其志願。而表現其對於人生意義及目的之諸種信仰者。也。凡文明所及之地。未墾之土。及太古未經人跡之廣漠森林。已不可得見。彼禾田牧場。皆經農夫累世之辛勤致力。舉凡植樹種穀。飼養牲畜。悉以人工爲之。人之知識無限。其能力亦無限。人能運用心思。取諸自然。以爲厚生利用之資。苟無人來爲之經營。則其效亦未覩。例如各種家畜及園中花果樹木。其始非皆「野生」之物。經人力逐漸飼養培植。配合交接而成此者乎。自有歷史可考以來。生物之傳種改良。實以人類之創造智慧爲其主要之一原因也。

請畢吾喻。今試舍曠漠之高原。而至人煙稠密之低地。則見沿河村邑無數。環鑛坑及工廠而成積聚。馬

路鐵軌電線連之。遠通於城市。更舍此而入城市。則見街衢之中。肩摩轂接。層樓巨廈。上接霄漢。舉凡店肆衙署寺院學校。皆爲人所充滿。萬頭如蟻。各事其事。至此而自然之經人力改造。乃益遠矣。昔之山麓土阜。今已塹平。而建立磚石灰泥之崇樓傑閣於其上。昔之廣漠森林。今並其名亦僅存。昔之潺湲泉水。今則引入地下水管。以爲沖盪污穢。排除廢物之用。昔之河岸。今則工場櫛比。煙突林立。昔之擺渡處所。今則爲遠浮海洋。航通五洲之雄舶巨艦。下旋起貨之碼頭矣。使非人力。何能致此。

然此猶其外表。顯而易見者也。由叢莽沙岡。進而爲農田工廠石衢巨埠。此種變化。必須以人之心性。解釋之。而後始能明其意義也。苟欲識其全體。則當窺其實際。就農工商業政治戰爭諸端。一一研究之。又須研究娛悅性情之美術作品。純粹知識之高深學問。以及宇宙間善惡之交爭。上帝之崇拜等等。凡所接於目者。無非精神事實之所表現。例如人之住宅。固所以蔽風雨。調寒溫。然亦家之所在。骨肉倫常之所聚也。農田與工廠。匪特耕作製造。亦人之智慧所創造。以滿足生活之需要者也。學校之設。非以製造文憑。乃爲實現教育理想者也。至如教堂寺院。建築如是宏偉。結構如是嚴整。部分如是繁複。雕飾如是華麗。必須深研宗教之人。乃能了解其何爲而設立。及其中每一段落每一事物之意義。否則未有不譏其無用而糜費者矣。

以上論吾人必須遍研各種學問。深思其故。然後方能了解人以智力變化自然所締造經營之世界也。

人之變化自然。誠爲無所不至矣。天工與人力。相助爲理。關係至爲密切。自然所供給之材料。須待人之

製造。方足利用厚生。人來運其心思手腕。取天產之諸物。本其固有之性質。一一範形成器。擴其美。廣其用。又如自然之力。各有其「定律」。然人能遵從此定律。而收自然之力以爲人用。故夫文明愈進步。則吾人日常生活之實境。中天然之部分。愈減少。而人所製造經營之事物。爲適應新生之需要者。日益增多。此日常生活之實境。乃由人爲之種種器具機械構合而成。不但使人足能維持生命。並享受逸樂奢侈。且使人得於兢兢全身果腹。所謂生字競爭是也。而外。能有餘力。勤求知識及美麗之物。無所爲而爲之。吁其盛已。近世文明成就之偉大。蓋若此。興念及此。請誦古希臘大詩人蘇封克里 (Sophocles) 於其所作「安體哥尼」 (Antigone) 劇中讚美人之成功之曲曰。

世事無窮奇

惟人殊靈慧

駕舟浮滄海

煙波渺無際

驚濤聲如雷

逆風莫能滯

厚德稱坤母

載物無淪替

乃亦爲人耕

鋤犁無寧歲

縱橫儘爬梳

倘亦傷衰敝

飛鳥凌空翔

無端觸網羅

野鹿竄林麓

遊魚潛江河

人心工機詐

阱餌何其多

雄獅王百獸

猛兇據巖阿

駿馬垂長鬣

千里挽轅軻

或死或爲役

人智終難過

有思便能言

妙此蓮花舌

聚居成邦國

禮義爲矩絜

一室暖如春

風霜任慘烈

人智隨時進

取用常不竭

痼疾起膏肓

良醫肱三折

惜無長生術

蓋棺終永訣

第三節

蘇封克里生於紀元前五世紀。所見人之智力已如此。夔絕。使其生於今日。得見種種科學發明及機器之盛。不知其更作何語也。今世之美。較昔為減。今世之力。則大為增加。世間到處。皆憑使知識。驅役自然。以為人用。蓋今之世。乃機器之世也。應用科學之世也。今世奉培根之格言「知識即權力」為圭臬。用此權力。以改良人之生活狀況。此人所熟知者也。近百五十年來。科學之進步。尤至速。且鉅。遂使近世之人。對於世界之態度。為之大變。科學之發達。為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發見新大陸、開拓殖民地、及全世界互相交通以來。登峯造極之事業。近世新國家之崛起。各用其國之語言文字、文化、及國家之感情。異乎前此之統一情況者。實與科學同時並起。而民主政治之發達及傳播。亦與科學相輔而行。近世工業制度。聚萬千之男女工人於工廠所在之城市。使社會經濟及人與人間道德之關係。因之大變者。亦因科學之發達。有以使之然也。由以上種種。近世之人。其眼界既已開拓。與昔不同。其精神亦遂於無形中大為改變。蓋緣科學之收功。自覺人之權力無限。於是希望之心。大生。深信未來之幸福及人類命運之偉大。以「進步」二字為口頭禪。昔人謂黃金時代在既往。天國已失不可復得。今人則謂黃金時代

尙在未來。天國可以吾人之知識力量造成之。步之幻夢〔參閱本誌第二十七期「柯克新論」布勒教授 (J. B. Bury) 近著「進步觀念發達史」(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一書謂對於進步信

現任劍橋大學
史學總教授。

近著「進步觀念發達史」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一書謂對於進步信

仰之深如此。至近世方始見之也。且也。昔人恃有上帝之寵眷庇佑。而心安意得。今人則謂人類之知識日闢。必能宰制一切。自造運命。以此志驕意滿。謂人類異日之知識。較今當更爲進步。必更能改善其生活之狀況。操縱其身心之動作。於是爲大多數人謀健康。求幸福。遂成爲「人道主義之宗教」之新福音矣。蓋奉行人道主義者。實不異創立一新宗教。該教不事神而事人。專主服務社會。該教以科學與宗教二者相輔而行。蓋謂道德以減除人間之貧病罪惡爲目的。而科學卽爲達此目的之方法。按人道主義之錯誤。

本誌於譯述白璧德先生之學說之
諸篇中。已屢有論列。讀者參閱可也。

是故如何而利用人類所有之知識。以減除罪惡而取得幸福。斯乃奉

行人道主義者之目標。而可用以簡單表明此新精神者矣。至此新精神之見於言論者。不勝列舉。今但錄其一二。(一)哈佛大學哲學教授裴黎氏 (R. B. Perry) 於其所著「現代哲學之趨勢」(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書中第四至第五頁有曰。「近世文明之本旨。厥爲由知識之增進。而管理自然。世界之進步繫此。吾人之希望在此。(中略)全體人類應爲全體人類謀幸福。人類之幸福在未來。非全體同心協力。持久有恒以求之。不能得也。而人類之所以有求得此幸福之力量者。則以人能增進知識而管理自然故耳。」(二)馬文氏 (F. S. Marvin) 英人。著有哲學史等。本誌前曾引述。在其所編「文明之一貫」(The Unity

of Civilization) 書中 第二頁 十有曰。「近世所以求國際和諧一致之方法非一端。其中要以科學爲最確實可恃。而功效亦最大。蓋科學施之實用。可以便利世界之交通。使五洲成爲一家。又可以減除人類之痛苦。使人之生活充實而有光輝也。故今講授歷史。若注重科學發達之事蹟。則人類全體。(即人類之公性) 於世界全史之活動寫真中。亦可多佔地位也。」今世論者莫不讚頌科學。謂科學使世界有進步。科學使人能互相輔助。科學無國界種界之分。科學之力量至偉。苟能以誠心善用之。必可造福於人類云云。彼「人道主義之宗教」之宣傳者。其人大率義憤填胸。嫉惡若仇。又其中實不乏熱心志士。能躬行實踐。以改良社會爲己任者。故其言論若是。以爲人皆如我。皆具誠心。必能善用科學於正途。以爲世福。雖然。其然。豈其然乎。

嗚呼。謂人皆具誠心。善用科學。實希望之意。想像之詞。實際。並不然也。謂科學之力足以造福人類。存此希望。可也。然科學之力。亦能造孽。召禍。而謂人性皆善。必志於善。而決不爲惡。則大不可也。且何者。謂之福。人類如何便爲得福。此則人各異說。未能確定。由是進而研究。則知新派樂觀之精神中。實帶悲觀。遇事稍不如意。則其希望頓變爲失望。悲憤鬱愁。不能自止矣。羅素君 (Bertrand Russell) 謂世人如能平心細思。以善意相見。則今世所有之憂患困苦。二三年中。即可消除淨盡云云。吾儕固深願羅素君所言之無誤。然試問世人何以不用思想。或用之而思想極端謬誤。何故常以惡意相見。何以高唱種種理

想而不肯實行歐洲大戰固難言矣。何以戰後仍無覺悟耶。彼巴黎和會此指一九一九年之事。之成績如是不良。

足證今之世界已甚廣大複雜。治理之責。斷非三數政治家。憑其知識。所能勝任。又就和會中各國代表之行事及議決案觀之。可知今日各國國民之品德。實未能及格。不克應付今日之世局。此則較前一層尤爲可憂者也。蓋今人之於公衆幸福。常爲私欲感情所朦蔽。而見之不真。瓦雷士君 Graham Wallas

英國政治思想家。任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教授。謂人類之「大同社會」The Great Society 此乃瓦雷士所著書名。一九一四年出版。今已逐漸確立。而

尤以各國人民間之經濟關係爲最密切云。顧瓦雷士君又謂「大同社會」之公民所應具之心性。惜今尙未養成。此則然矣。今人互相了解之能力及組織合作之能力。均尙未足。雖其思想行事。勉欲破除國界。爲各國共謀幸福。然進步殊遲緩也。且今人既不能使各國間免除戰爭。誠心合作。亦不能使各國各種族之人不存畛域。免除猜嫌。一視同仁。使有天性冷漠而喜爲笑謔譏諷之人於此。必將曰。今人管理自然。制伏物界。如彼成功。而其自治則若是失敗。何二者之大相懸殊哉。意者今日人類之心思實甚狹小。知識過形欠缺。目的極不純粹。遂不足以解決人所自造之種種問題乎。夫白種人之受耶教之訓。教陶冶者。已歷一千九百年。而觀於今日歐洲之現狀。則謂其人全未受耶教之益可也。

由上所言。人之本性既有缺陷。故人道教所宣傳之福音。實未可以盡信。然維多利亞時代傑出之士。熱心公益者。多崇信此教。其最高尙之感情及希望。悉由茲表見。此則事實之不可掩者也。人道教創於法

國之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穆勒約翰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受之而傳入英國。英國之科學家咸崇信之。若輩稔知科學造福人類。爲功已鉅。未來之希望更多。故其世界觀亦由此而定。如達爾文之進化論。頗足爲人道教張目。而達爾文之戚高爾登 Francis Galton (1822—1911) 以爲按照進化論所說。人類行將日日上進。有勝於前。並非低降退化。蓋影響於人類進化之諸種原因。既可一一以科學方法推求得知。則正不難隨人意以操縱進化之事業。不難運用知識。使人類進化悉遵正軌而進行加速也。故高爾登謂進化論乃一「最正確而有希望之信仰。人性中高貴之感情多傾向於此。」因遂創立優生學。即傳種改良學之一科。又如梅克尼考夫 Metchnikoff (1845—1916) 俄人。居法國。爲動物學家及微生物學家。亦當時有名之科學家。而研究却病防老延年增壽之法者也。梅氏因讀巴克爾 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 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遂亦信科學能促進人類之進步。其他如丁德爾 John Tyndall (1820—1893) 英國物理學家 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之態度亦同。今世之爲此宣傳者。爲蘇德 F. Soddy 英國科學家。著有 Science and Life 一書(1920) 等。今世生活之各部分。凡科學思想所及之處。莫不受此新說之影響。今人因心理學之發達。遂謂人之心性。可以一定之技術方法。管理而矯正之。今之教育。因教授法及訓練上之種種新試驗。而大爲改變。今之廣告之術及政治宣傳之方法。能操縱人民之感情及信仰。結果利弊惟均。今之社會心理學。專務研究人在社會中之行

爲及其動機。以使政治家得洞悉羣衆之心理。而用適當之方術操縱之。

瓦雷士 (Graham Wallas) 大同社會 (The Great Society) 第二章第二十頁。社會心理學之目的。在發明並整理一種知識。

俾吾人得預悉社會組織中大多數人之行事。而可影響操縱之也。按此書 (Great Society) 已經梁啓勳君譯出。名曰「社會心理學之分析」。列入尙志學會叢書。茲所引者。非由梁君譯本。編者註。

今之心理分析。考究癡狂及鬱悶等之原因。而定治療此類心病之完善方法。並進而規定道德訓練之方術。於工場中。則用泰拉氏 (Taylor) 之制度。下註見以增進工人作工之效率及工場出品之數量。於監獄中。則主張犯罪之人。大率有神經病。故不應判罰科條。而當以精神病治療法醫治之。統觀以上諸端。其理想皆歸於應用科學方術。以治理人類。皆不出人道教進化論之範圍者也。

按泰拉氏 Frederick W. Taylor 係美國人。著有「科學管理法」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一書。一九一二年出版。先出是泰拉氏於一八八一年任美國伯利恒鐵廠 Bethlehem Steel Works 經理時。因監督工人運鐵入貨車。而悟工作效率之根本原理。曰「工作至一定限度。必當爲等量之休息。」Rest must adequately balance exertion 庶可得最大之效率。(Efficiency) 乃就運鐵之工人。作爲種種試驗。以統計測其結果。遂著「斷鐵術」The Art of Cutting Metals 一書。以說明其所發明之原理。厥後更推之於他業。細爲分析調查。於是泰拉氏遂爲工作效率之專家。以此知名矣。譯者註。

此種新精神。於今世之哲學中。亦可見之。斯乃當然之理。蓋哲學乃人之精神回思反省而說明己之性

質及需要之地也。今世哲學之各派中。如詹美士 William James (1842—1910) 之實驗主義 (Pragmatism) 錫婁 F. C. S. Schiller 之人本主義 (Humanism) 杜威之工具主義 (Instrumentalism) 均注重此新精神。新態度。而各有所偏畸。錫婁謂凡人之思想。均爲(1)其人之目的。(2)待解決之問題。(3)待行之事。三者所拘束。詹美士則謂思想乃所以指導行爲者。凡人思想之時。必預計實行此事以後結果之爲禍爲福。有益有損。於是遂不能不事分別。遵從善而真之思想。而屏棄惡而僞之思想。詹美士又以完善主義 (Meliorism) 教人。即謂人極當努力於道德。以消除罪惡。以完成人類並改善此世界。必可達到其目的與希望云云。杜威持「創造智慧」 (Creative Intelligence) 之概念。勸人用心思於世間之事。而以科學方法解決教育及社會改良之各問題。茲所用之「創造」一字。最足表明今世思想家所認爲今世精神之特點。柏格森之創化論。書中即屢用之。該書描敘人類蘊蓄宇宙之生機力 (élan vital) 於中。如善戰之馬軍。勇往疾馳而前。突入未來之域。追奔逐北。即「死」亦爲之驚怖却走云云。(撮譯柏格森創化論 L'Évolution Créatrice 第三章之末第二百九十五頁之文原文不具錄按「創化」已經張東蓀譯出。商務印書館出版。) 若更於較此深奧之形而上學之思想中求之。則有亞歷山大教授 (S. Alexander) 於所著之「空間時間及神」 (Space, Time, and Deity) 一書中。該書於一九二〇年出版。力主進化乃世界日趨於完善之運動。而意大利之新理想派。柯洛齊 Croce 任體祿 Gentile 等。則於其著述中。謂心乃純然

行動 (pure act) 而已。二派皆承認時間爲究竟之實在。無時間則無進步及創化之可言。以上皆近世精神之表現於哲學者也。

上文已言及此種近世之精神。提倡之者每視爲一種宗教。而以孔德之「人道教」爲最顯著。惟然。故「人道教」與舊有之宗教不免爭持。而對於舊日之神學之內容。則顯爲攻訐。此新舊二者之間。有同有異。有離有合。不易辨識。今述其顯著之二事。一曰道德上之攻訐。如穆勒約翰於其死後出版之遺著宗教論 (Essays on Religion) 中。謂如舊日神學所言。上帝既爲至善極智。則當不願世間有些須罪惡。上帝之權力既爲無限。則當能消除罪惡。乃今信有上帝。世間又有諸多之罪惡。二者矛盾。何以自解。由罪惡之實有。可知上帝之必無也。二曰科學上之攻訐。專對「自然神學」 (Physico-theology) 而發。卽反對以科學之知識輔助神學。不容許科學家仍信宗教。於世界到處搜尋證據。以證明上帝之仁德。智慧。勇力。而爲神學舊說張目也。

科學反抗神學而獨立。不信上帝以一定之計畫 (design) 創造世界。而主以科學原理。尋求世間萬事之原因 (cause) 此事當於下節詳論之。

第四節

以上所論。皆以科學爲一種權力。與道德聯合。而影響及於近世之人之感情思想行爲者也。

然此特其一方而未盡全體也。科學不僅為權力且為一種理論。一種學說。由此亦足改變近世人心性及其世界觀也。就其理論而言。科學乃諸多之命題或判斷。以確定世界之組織及其性質者。凡科學家皆信世界之性質確如科學諸命題所說。而如本書開端所云。則凡具科學「知識」者。即皆深信世界之情況。確如科學家所思所言者也。

前已申明。凡說明世界之情況之理論。皆足影響於吾人之感情及行為。而以上節所言之科學對於宗教之反動為尤關重要。蓋科學思想家所說世界之情況。與宗教及神學中所說者截然不同。且有互相矛盾之處也。

然則科學家所說世界之情況果如何乎。

科學所論究之世界。可以「自然」Nature一字概括之。決不越此範圍。宗教家以「神」為世界。科學家以「自然」為世界。故凡言宗教與科學之衝突云云。皆指「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而言也。然則「自然」之界說如何。欲答此問。請引惠得海教授(A. N. Whitehead)之說。惠氏為解釋科學立說最新之人。惠氏於其所著「自然之概念」(Concept of Nature 一九二〇年出版)一書中。謂「自然」乃「吾人以感官所知覺者」(that which we observe in perception through the senses) 凡吾人以感官所知覺之事物。即可謂其必然存在。無論吾人之知之思之與否也。有物於此。吾人以感官約

略察知之。則據以斷定此物爲獨立而自存。然即使適間吾人未嘗見有此物。未嘗思及此物。此物仍必存在。而其性質亦絲毫不變也。知之固在。不知亦在。思及之時。固有此物。即未思及。亦有此物。惠氏說之曰：「自然在心外而絕不相通。」(Nature is closed to mind) 蓋謂吾人研究自然。只當就自然之本身研究之。至於自然與吾心之關係如何。一物與知有此物。思及此物之人之關係如何。則皆可置之不問。推之於「各種道德美術之價值。須人心自覺之活動。始能見之明審者。」由科學家觀之。亦可謂其與自然「絕不相通。」而可置之不問也。

謂各種道德美術之價值皆與自然絕不相通。竟可置之不問。此語所關甚大。不可不細察也。誠如此說。則是吾人日常實際生活中所見之「自然」業已喪失其大半。蓋吾人各種經驗中均有自然在。而自然與人生之關係至密切也。自然固爲「吾人以感官所知覺者。」然當不止於此。何則。自然乃吾人身體動作之場所。其中之物。有爲吾人所必取得以滿足吾人之需要者。有爲吾人所當戰勝以保全吾人之生命者。前者如飲水。後者如食人之虎。有以其美震驚吾人者。如花。如雲。如翠鳥。有足動吾人之憐愛眷顧者。如依人之小鳥。盛開之桃花。今夫吾人日常所見之物。至極繁夥。若者爲人。若者爲動物。若者爲植物。若者爲無生之物。蓋無一而非「吾人以感官所知覺者。」此諸物與人之關係各各不同。而吾人對於諸物之感情行事。亦逐件而異。吾人經驗中所見諸物之差別如此。而惠得海氏乃欲以一語概括而整齊之。謂就純粹科學而論。所謂

有生之物與無生之物。以及生物之具有心性者與不具者。其間皆毫無分別。得毋誤乎。

【原註】惠得海氏於其所著自然知識之原理。(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一九一九年出版 一書之末章論及「自然」中之

有生命。正如「吾人以感官所知覺」之事中之有諧律。(Rhythm) 惜其語過簡短。未盡發揮。惟此論雖有價值。而仍不能說明

有生機體之作用。尤不能說明自然界所表見之心性。(即表見於若干種有生機體之行爲者) 由此可知惠得海氏本爲應用

數學專家。故其所創立之「自然」之概念。甚合於物理學之理論部分。而與生物學及心理學。則不能符合也。

又惠氏之說。將吾人對於諸種自然物之態度及反應。概視爲相同而無分別。因之。將各種「道德美術之價值」一概抹殺。而按之吾人日常經驗。一言及「自然」則覺其中有可變之美。可怖之威力。觀於自然界之有系統。秩然不紊。則得智識上之快樂。又觀於自然界既美而有力有序。而又神秘廣大。不可思議。則頓起嚴恭寅畏之宗教感情。由此觀之。惠氏又得毋誤乎。總之。科學家所言之「自然」比之吾人全部經驗中所得之「自然」實較爲狹小而近於矯揉造作。此事實之不可掩者也。所謂科學重抽象而行選擇者。即指此而言。然茲非謂科學之方法遂不可用也。科學於理論及實用方面。所以能正確精密而有如是之成功者。實賴其所用之方法。就其方法而論。科學專主以抽象之眼光觀察世界。由人類全體經驗中。選取若干事物材料。用爲證據。而悉棄其餘。又採用若干概念以造成理論。其他概念則棄而不取。科學方法既以選擇爲主。如此去取分別。亦其所當爲者。又何可厚非之。雖然。科學所言之「

自然」與日常實際經驗所得之「自然」二者之性質截然不同。是當分別此層須一再申明者。以其為哲學上通觀合覽之主要問題也。今有科學家某君。其人並能詩而信有上帝。然某君研究科學之時。則決不使其詩文宗教之思想及感情得混入其科學中。蓋如此逾越界限。實為科學之所不許。某君縱信有上帝。然遇關於自然事實之紀載。而以宗教感情之文筆出之者。彼必不用為其科學之引證。自然物如花鳥之莊嚴美麗。雖藝術家視為至真。然某君但為科學取材。則可棄之如遺也。生人之需要及利害禍福。常倚於自然之運行及規律。此事在常人視之。以為極關重要。例如旱災洪水等而在科學家則視為偶然之事。毫不動心。科學家之觀察自然。乃以極純粹極虛空之眼光及心智。自然者專供吾儕之觀察及思辨之材料而已。顧即專為觀察思辨之資。科學中「自然」之概念。已經極鉅之改變。緣尋常所不能見。所不能知之事實。如顯微鏡下之數百。有機物之化學成分等。已多藉科學之觀察及實驗而得發明。而尋常以自然為凌亂蕪雜。變化無定者。科學乃揭示其中之系統與規律。如植物之分類。牛類之力與運動之定律等。此皆科學實能變化「自然」者也。雖然就大體而論。科學之特殊方法。乃專務選擇人類經驗之一部。期使所選得之物。可完全以科學文字描敘之。表達之。而尋常表示生人情欲。美術欣賞。道德修養。宗教信仰之文字。均不許闖入其文中也。惟然故。尤當注意惠得海氏之結論。惠氏謂「自然之價值。當為形而上學。綜合歸納一切存在即萬之樞機。」轉言之。即研究自然之價值。實為吾前所謂哲學上通觀合覽之工夫之起點也。

然科學之改變吾人對於自然及人在世界中之地位之觀念者尙不止上言之一事。而有他途焉。舊時之思想。表見於言語文字及文學者。其解釋自然之現象。率用「以人喻物」或「人物同性」之法。(anthropomorphically) 卽以人之行爲比擬物之現象是也。其想象世界之構造。率用「人爲物主」之法。(anthropocentrically) 卽謂人類之幸福及命運。實爲宇宙間最重要之事。宇宙萬物皆爲人而設者是也。迨近世科學蹶興。乃將此類「以人喻物」及「人爲物主」之信仰。攻訛摧陷。一掃而空。卽有存者。已非昔日之本來面目矣。在昔中世之人。遵奉舊約創世紀中之宇宙觀。以爲人乃宇宙之中心。欲明宇宙之意義。但觀人類始祖亞當夏娃之犯罪墮落。及上帝愛子耶穌基督降生此土捨身贖罪之一場戲劇。斯可矣。乃自天文學新說發明。歌白尼 Copernicus (1473-1543) 實倡此說。知地球並非太陽系之中心。僅爲行星之一。繞日而行。其結果。不但地球失其重要。而地球上之人類。亦不成爲宇宙之主宰矣。今世之科學家。其幼時曾受舊說之教育者。尙不乏人。若輩今則意氣揚揚。欣然自得。謂以宇宙之大。其間星球如此之多。時間空間廣漠不可紀極。而地球在其中。僅如滄海中一粒粟。地上之人。其渺小更不足道矣。十九世紀中進化論出。此種態度。更爲之變本加厲。緣進化論之立說。既謂人由下等動物蛻化而出。與人爲萬物之觀念相反。又謂按照天文學之所預測。將來太陽及諸行星光銷熱滅。地球上之人類及生物。必有全遭滅絕。同歸於盡之一日。參閱下文 編者按語。由是天文學與生物學相資相成。而舊傳之宇宙觀。乃不能存立。按茲新說。則所謂人類

之歷史及文明者不過「最渺小之一行星」球即地上偶然之小事。而人者乃真爲彼毫無意識之自然之力所玩弄操縱而不能自主矣。人既如是之渺小輕微。又安能憑人之希望憂懼及所想象以解釋宇宙之真象耶。意謂舊日以人喻物及人爲物主之宇宙觀均不可信也。無論人之欲望感情如何客觀之事實決不爲其所移易所影響。惟可由科學之研究以窺得之耳。上文所述惠得海氏之說。尙爲道德美術之種種「價值」稍留餘地。若如此說則逕不然。蓋逐層推闡必至謂藝術道德宗教皆係迷惘無知之人以其感情及欲望所造成。以自欺而欺人者也。我輩信科學者。只當用客觀研究本來之事實。若雜以「主觀」及「人性」之見解。則謬誤不可窮極。故當嚴爲分別。使不得闖入。此科學家及信從新說者之態度也。

編者按亞當夏娃犯罪。耶穌降生贖罪。及耶教中之迷信傳說。雖爲吾國所無。然統觀吾國舊日之神話歷史及人生道德學說。習慣其中「以人喻物」及「人爲物主」之觀念。則與西洋舊說正同。謂人爲萬物之靈。萬物皆備於我。其視人之高貴偉大爲何如乎。古聖制作發明。如燧人氏之鑽木取火。神農之嘗百草。禹之治水等。皆取諸自然以爲民利。皆謂人能利用自然。役使自然。皆以人爲主而自然爲奴。絕非倒置。其確爲歷史事實與否。無關重輕。不足爭辯。但其中所涵之意義。則如。是。高。貴。如。是。美。善。有。西。洋。舊。說。之。精。華。而。無。其。牽。強。之。迷。信。此。則。爲。吾。儕。所。當。洞。明。深。悉。而。竭。力。維。護。者。也。數。千。年。來。吾。國。之。政。治。社。會。雖。多。變。遷。然「以人喻物」及「人爲物主」之根本觀念。根本信仰。則瀰漫普及。深入人心。而未嘗稍爲移易。就科學之發達而論。吾國人不知地圓及地球繞日等事。又昧於聲光電化之理。固爲所短。然吾國能卓然存立數千年。久亂必歸於治。又其人民率皆純良溫和。而於人

生哲學及道德原理。能大有貢獻於世界者。實皆由於此。未可以其與科學牴觸而非之也。夫以科學治科學。可也。以科學評判或解釋宗教、道德、人生。或但憑科學創造哲理、文學、藝術等等。則大不可。此中關係。應俟另論。總之。天、人、物三者。其上中下之位置及階級。決不可顛倒錯亂。順此階級及次序。則世治而人樂。亂此階級次序。則世亂而人苦。（即不信有天者。亦當使人在物上。物在人下。以人役物。不能以人爲物役。）竊嘗謂今欲救國救世。度人度己。惟當自信並力教人信此天、人、物三者之正當階級次序。而其所以信之之故。則由通觀合覽之哲學及內思反省之經驗。爲之確立義證也。凡此亦均俟另論。茲所欲申明者。即吾國舊說（tradition）與西洋舊說於此點根本相同。而當科學發明。新說盛倡之後。其所得結果。及人心道德所受之影響。亦自然無異。於歐西。於中國。雖有先後遲速之殊。而同其軌轍。若合符節也。吾國自維新以來。知名之士。熱心之人。自謂提倡文明。打破迷信。而不知其於無形中造孽極多。種禍無窮。則以其未能通觀深究宇宙人生之究竟。而但以枝節小慧相炫示也。今舉二例。以其適可爲此段所譯之文之引證。即（一）吳稚暉所著「上下古今談」。（二）梁任公所辦之「新小說」月報第一期中譯登之「世界末日記」是也。二者皆科學小說。吳書成於十年前。經教育部審定頒布。流行極廣。夫以「上下古今談」與今國人所畏懼之共產學說及吳君今日在報端罵人之粗穢闢言比較。則「上下古今談」不其忠厚和平。然就思想義理而論。「上下古今談」之危險性乃更大。蓋其爲害。正即此段譯文所言者耳。且吳君於該書「自序」中。已明言。其書陳述無歷史之時代之世界歷史。如是宏闊久遠。以見有歷史以後之世界歷史渺乎其小。而不足稱道。大意如此。茲未錄其詞。夫推翻歷史。蔑視過去。輕人事之實跡。而重科學之假說。乃新派之通病。吳君固已蹈其失矣。至「世界末日記」一篇。出版在今二十四年前。兒時讀之。固驚駭憂懼。即成人讀之。亦必悽然。

意蓋由悲觀頹情而流於放縱恣睢。蓋其書之內容。正如此段譯文所云。摘敘「太陽及諸行星。光銷熱滅。地球上之人類及生物。全遭滅絕。同歸於盡之一日」者也。而譯者按語。乃引證佛說。以爲非解脫不獲了悟。非破滅不能建設。故以此篇爲愛國志士之清涼散云云。亦但敘其大意。然原書具在。可覆按也。此其意縱是。而其行則非。蓋佛教之根本。非寂滅虛無。乃致力於精神道德上之建設。不能與物質破滅之說相提並論。且先破滅而後建設之主張。施之於人事。政治社會常多危害也。吾非反對科學。又非謂科學小說不當作。乃謂科學有其範圍。不可舉科學而抹殺一切經驗。不可使人爲物所宰制。其理信如茲所譯之書所言者也。至科學小說。用以寓科學之理想。則可用以爲道德之訓教。則非。嗚呼。昔安諾德作 *Dover Bach* 一詩。想象舊信仰之去。新思想之來。如海岸邊之波濤。重疊相迫而至。歐西如此。吾國亦然。「上下古今談」與「世界末日記」。不過百千中之一二顯著之例。國中憂時愛世之士。其亦有於近三四十年中。吾國人精神思想之變遷。加意研究。而推詳其層次步驟者乎。

夫既不信「人爲物主」則亦不能「以人喻物」。以生人之行爲比擬自然之現象。此亦爲科學所不容許也。此種態度。最顯而易見者。厥爲所謂「自然之機械說」(Mechanical Theory of Nature)。常人之思想。每於無意中承認凡百自然現象皆有其主動之人。(the theory of agency) 而「自然之機械說」則嚴行反對此種思想者也。常人述說自然現象。每用動詞之主動被動時。如云「日融冰」「花爲霜所殺」等等。按文學中其例尤多。如「池上春歸何處」「纖雲弄巧。飛星傳恨」「芳草有情。夕陽無語」「做冷欺花。將煙困柳」等。然此猶曰文人想象。未必眞信。蓋今直譯原句爲例。以見常人言談之口。嗚呼。吾國人固有類此者也。皆於無意中以物擬人。一若彼無生之物乃能如人之行事。且能施能受者。此在科學則斷不容許。

謂吾人僅能「按照一定之規律說明此事與彼事之相互關係」而已。今世科學中所謂因果，並不含有主使行動之意。科學既不信有行動（activity）與此相關之意志（will）目的（purpose）計畫（design）智慧（intelligence）諸觀念，遂皆為科學所屏棄不取矣。自一方言之，此種變遷亦係佳事。蓋科學對於自然之現象，不究其「何故」而但察其「如何」，故能為極繁曠深奧之研究，而洞明諸現象相互關係之定律。如物理學化學上等各種定律（法則）皆是也。又初民之思想，率謂自然現象皆由鬼神隨意所主使，是曰「有靈魂說」（Animism）。科學既發明各種定律，故能將「有靈魂說」一掃而空之。然而自然之機械說，亦有其重大之缺陷焉。蓋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凡不涉及生命心性問題之科學，用此說收效最大。然推至生物及有意識智慧之物之研究，如心理學等及則機械之觀念，甚為窒礙不通。其故非因此中無定律之可尋，實因生命與心性，乃顯然特異之物。凡具此者，如馬其身體固屬「物質」而為「感官所能知覺者」。但別能表現其生命以及智慧意志，故與彼無生命之自然物迥乎不同。因之逕欲以研究分析自然物之方法及條件施之於有生命心性之物，其勢有所不可也。今茲所言，與上文指正惠得海氏之「自然」觀念之說，實異途而同歸。皆見得自然科學研究之對象，不能包涵人類經驗及宇宙事物之全體也。今世科學家立說，每喜以身體與靈魂，又以物質與心性（或意識）相對列舉，而嚴為分別。其所以為此者，多由鑒於以上之困難扞格，不得已，乃以科學專務研究「自然」而將凡百事物（如意識等）不能以機械範圍，不能以理論物理學

解析之者。均屏之於「自然」之界域之外。謂此均非科學研究之對象。用此辦法。科學之疆域縮小。壁壘乃堅。自可號令一致。而無勉強之事矣。

自然之機械說。既不承認以人類及動物之目的及心性解釋自然。如前節所言則更不能容許以上帝之意志。或計畫立說者。宗教家言是也亦勢也。近世之科學家。決不用「上帝之假定」。喧騰一時之「橋水論文集」

1 Bridgewater Treatises

按此係一八三三年一八四〇年之間。英國名士 Thomas Chalmers 及 Charles Bell 及 William Whewell 等。所撰論文八篇。題為「由創造世界所見之上帝之權力智慧及仁德」The Power, Wisdom, and Goodness of God, as Manifested in Creation 用橋水子

爵 Earl of Bridgewater 所捐之金印刷流布故名橋水論文集。殆為以神學言科學之最後之例。自時厥後。科學家

相戒。不用神學家之言辭。已成定規。新思想之剷除舊信仰而代之。科學之脫離宗教而獨立。其事至是始告成功。今之科學家。決不以創造之故事詔示吾人。而勗吾人以敬慕上帝之智慧權力及仁德。今之科學家。決不謂自然現象所以如此如此者。乃由上帝為之使然。如此乃正好也。今之科學家。於「上帝」一字。直不道及。科學與神學。是否終於勢不兩立。無法調和。應俟後詳論。如上所言。科學以選擇為方法。然不必即以科學之所選擇者。而逕謂吾人。美術道德宗教之經驗。為不實在。明乎此義。則知科學與神學之間。似有分工之關係。儘可獨立並存。各事其事。不必強謂此真彼偽。以攻訐摧殘為能也。此言科學雖真。神學亦非偽。科學不能廢神學。以二者各研究人類經驗之一部分。故可相合而成者也。

正惟科學主乎選擇。故科學不能為「通觀合覽」之事故。科學決不能替代哲學。哲學之鵠的。在超乎

諸多抽象之觀點之上。以綜合事物而觀察之。而了悟世界之全體者也。由是言之。科學不廢。哲學二者。亦可各事其事。不必相侵。凌相攻。詆也。

第五節

近世之人之世界觀。及其對此世界所生之感情及行事。均曾受科學深鉅之影響。上來已約略述其梗概。科學爲一種權力。又爲一種學說。能使近世之人。始則懷疑。終則蔑棄。不但蔑棄從古傳來之神學信條。且並蔑棄宗教態度。蔑棄宗教之世界觀。夫神學信條。不過宗教之世界觀之經沈思默察而著之篇章者耳。改之猶可。今乃並宗教之世界觀之本身。而蔑棄之焉。顧以上所描敘之近世之人。及近世精神。僅爲今世文明中極有力量。而日益顯著之一種趨勢而已。若謂今世文明之全體。正卽如此。或謂今世曾受教育之人之心理。大率如此。則不然也。夫今世文明之全體。及今世普通人士。與科學家往還接觸。或聆其講演。讀其著述。固皆不免深受科學思想之影響。然若輩同時並爲此外諸多關係。諸多經驗之所陶冶鑄造。況文學也。教育也。以國家與教會各種機關組織所培植所整飭之思想感情行爲。均能使從古傳來之禮教。綿續不絕。光輝尙在。禮教之對於今人。自亦必有其影響。未容科學獨行無礙也。例如吾人受物理學之影響。則謂世界由物質與運動二者所成。又受生物學之影響。則高談生命及行爲。又受心理學之影響。則本意識及心性以立說。而同時吾人亦甚注意於工商業。藝術。道德。政治。宗教等。故

並運用財富、美麗、仁善、公民、政府、上帝諸觀念。以爲言談思想行事之資。試就今世略受教育常閱日報之一人。探尋其日常口頭筆底所用之字。則見以上各項專門名詞術語。均闖入其中。和合不可分辨。而此人每當使用某項名詞（例如科學或美術名詞）之時。則常改變一己之態度及因應之方。使合於該項名詞所表示之專門學問及事業。（即順從科學家或美術家之態度及見解）此細察而可知者也。

准是以談。今之語言文字。可謂糅雜極矣。今人之態度及主見。可謂混亂極矣。此種混亂情形。吾人日常生活乃不覺察者。則由吾人時時改變一己之態度及所用之語言文字。由甲及乙。由乙至丙。積久而成習慣。故不覺其間之懸隔矛盾。因之。亦不覺調和之必要。與通觀合覽之工夫之不可緩也。然使有人於此。澄心細思。聚今世文明之各方面。合而觀之。則見今世文明。實爲破碎糅雜。零星補綴而成。其間矛盾之處。可一一見。至此。乃始知求吾之見解態度之一致。其事爲不可緩矣。然而人之關係愈繁。接觸愈多者。求其見解態度之一致。亦愈難。必須造成一種綜合解釋全宇宙之學說。使此入生活之各方面。均涵概無遺。且和合而無所矛盾。然後方爲滿意。轉言之。即須創出類似昔日哲學之系統。而後方爲成功也。乃事之絕可異者。近世教育（尤以所謂高等教育爲甚）全不圖造成此種學說。且絲毫無意於此事。所以然者。以在今尚無綜合解釋全宇宙之學說。以爲教育家之用也。以近世文明。尙未經人細思深究。而以一種哲學系統表現之也。在今有各派之哲學。而無一貫之綜合哲學。在今有諸種「趨勢」諸種

「運動」諸種試驗。而缺乏公認之前提。尤缺乏公認之結論。又曰昔之宗教。實爲文明一貫綜合之樞紐。而今則宗教早已失勢。且其後教育脫離教會而獨立。益使智識界趨於破碎分裂。今世大學所授之課程科目。當可代表智識界之內容。然若細察各大學之課程。而於其中欲求一貫之系統。本吾人之「知識」以說明宇宙之情狀者。其可得乎。且近世知識之增加。遂使爲教員者不得不有所專精。研究之範圍極狹。而綜合觀察之能力永久喪失矣。又使爲學生者。就其選習之科目。於智識界之數處。窺其一斑。各成片段。不相連屬。於是若輩之心目中。無所謂智識之「世界」。僅有諸多細微之專門學科而已。由是學科愈分愈細。研究材料愈出愈多。而由此諸多片段之理論中。求得一貫之學說。以解釋世界之全體。此其事乃愈艱難。而不可致矣。而況今之教育制度。使學生自行選課。聽其自行決定。並自行造成。一己對於藝術政治宗教之態度。如何決定。如何造成。無人過問。無怪乎近世「教育」號稱如此進步。而今世之人中。具有諸合一之人生觀者。以及因有此種人生觀。而其人品格純良堅定者。乃竟寥寥不可得見也。

幸而此問題。常人多不注意。故其心尙可安閒寧靜。而無擾。蓋世人爲生活所驅迫。日夕忙碌。竟無暇以自審核其信仰。無暇得悉其信仰之爲雜亂矛盾。無暇討究其信仰之真僞。亦無暇反省一己之生活。究能符於其所信仰者否也。常人於其所信仰之事。自以爲並世之人與我同此信仰者必多。且專門學者

曾言其如是。當必無誤。我又何必多疑。彼恒以此自慰自解。故其心坦然。無所憂懼。惶惑外。此則以專心致志於一己之工作及事業。爲求福得樂之正方。蓋一人之事業。爲一己最易表見之途徑。由事業之成功失敗。即可察出一己智識品德之優劣短長。又事業者即我之一身。對於世界文明。對於人類精神創造之總成績之貢獻。前乎我之古人。繼我而起之後人。皆與我同心合作。以造成此世界文明。並發揮光大之。興念及此。不假思索。遂乃感慕奮發。力壯十倍。夫即使如某某科學家所說。世界終於絕滅。全體人類及其功業成就。將有同歸於盡之一日。然其爲期尙遠。我何必效杞人之憂。我但於此時此地。盡力於人體精神創造之事。使我之一生不至虛度而無補於世。則我亦大可心樂而意舒矣。凡此所述。皆世間人之心理也。

常人患在不思。故能享安閒之福。然使一日用其思想。悟悉通觀並覽之工夫。爲不可緩。則雖欲止而不能矣。然此事亦非難致。故不必即行失望。觀於湯姆生教授 (J. A. Thomson)

英國人。生於一八六一年。現任 Aberdeen 大學生物學

「教授。商務印書館譯行之
科學大綱」即其所編者。

之所爲。亦足使吾人膽爲之壯。氣爲之豪。湯姆生教授爲著名之科學家。乃其一

方作科學之研究。一方又常開拓心眼。注意科學以外之問題。科學以選擇爲方法。吾人研究科學者。蓋感通觀合覽之態度之急要。而求之益不能得。然如湯姆生教授之所爲。則知吾人欲求得此種態度。科學決不足爲阻礙也。湯姆生教授於其所著之「有生自然界之系統」 System of Animate Nature

一九二〇年出版。一書中綜論生物學之全部。自言其著書之目的。爲欲造成一種「有生自然界之哲學」(Philosophy of Animate Nature)即欲「將吾人對於有生自然界物界生所。知。所。感。者。及。吾。人。對。於。其。他。部。分。之。事。實。所。知。所。感。者。聚。合。於。一。處。而。運。以。一。貫。之。思。想。」是也。此文中「吾人所知所感」等字。極關重要。湯姆生教授更引申之曰。「世間事物。固有由吾人之感情知之。較之由科學所知。更爲切近者。」又曰。「感情之趨勢。厥爲得見事物之全體。即通觀合覽之工夫。是也。」又曰。「欲保存人生之價值。欲圖哲學整理之成功。則決不當專事科學之分析。而遺棄詩人、藝術家。以及凡百愛好自然者之所共見之事。此種事物全部之見識。中正完全。無所偏棄者。吾人以直覺感受之。較易。而以理智察知之。較難。既感受之後。則覺其非虛幻。非神秘。而爲交感同情。渾淪圓整之全體而已。」

曰理智。曰感情。其意義似屬虛空而無當。然同一物體。同一對象。科學家以其學說解釋之。是爲理智之事。詩人又以其想象領會之。是爲感情之事。此二者固相反。然未必即不能相成也。二者各有其優點。各有其真際。相合而爲美。缺一則其他亦不完。詩人侈言領會。而不實以科學之材料。則必墮落爲感情主義。(Sentimentalism)科學家專事分析。則不易見事物之全體。又科學家相戒勿犯「以人喻物」之病。然行之過當。遂致其筆底所書者。並非其適間所得之印象之全體。而有所缺損。准是以思。彼物理學化學家。其實驗室中研究之種種布置。皆以人力造作而成。因之其立說亦喜爲物理學化學之機械主

義而生物學家。在野外採集標本。親見動植物生活之實境。並享受全體「自然」之美。因之其立說遂敢用「以人喻物」之法。二者之別。其以此歟。總之。湯姆生教授不僅爲科學家。且爲愛好自然之人。惟然。故其客觀較有價值。其結果。湯姆生之科學成績決不減色。而其哲學見解乃高人一等。緣能充分利用經驗拘不自者。其「達到實在之途徑」(pathways to reality)亦較多。遂能觀察「自然」之全體而無遺矣。吾人與自然接觸。默思欣賞之際。所留於吾心之印象。亦爲觀察自然所得之一部分。固不當擯之於外。棄之如遺。而據湯姆生教授所言。則此種與自然之接觸。對於吾人之精神大有補益。蓋人既能知覺並欣賞生物界全體及其相互關係。窺見其中之權力、秩序、美麗、繁複。則心樂意舒。而心境不寧之苦。及屑瑣之煩惱、卑鄙之思想。皆消滅不存。無此接觸。則精神覺匱乏。有之。則精神強固。希望多而信仰篤焉。

惟湯姆生教授之所論究者。僅爲「有生自然界」。卽生物學研究之範圍。而所謂「自然」者。則如前所述。第四節屬之數學、物理學矣。生物學家深感通觀合覽之哲學之需要。乃過於物理學家。此非偶然之事。在各種學問中。其所研究之事物。離心性之現象愈遠者。科學之抽象方法亦較易施行。近者反是。然卽強爲解釋。力持所謂科學家之態度。卽崇信自然之機械說而試一回思。吾人實際經驗之全體。則知此種態度實有缺漏。而未必全是也。見上節第四節此種態度。其基礎已爲生物學所動搖。又爲心理學所蔑棄。更由歷史

社會經濟政治藝術各項。一察人類心性之實在之成績。則此種態度之缺失。益不可掩。而純正之宗教哲學更超乎其上而立說。其詳當於以下各章分言之。

(第一章完)

按末段綜括以下各章。明示全集主旨。今更爲簡括解釋如下。彼拘囿之科學家之態度。所以不能成立。卽「自然之機械說」所以根本錯誤者。其理由可分以下各層。(一)彼輩(多爲物理學及化學家)之實驗。皆係人工特造。未嘗直接與自然接觸。領受其全部印象。如生物學家之所爲也。(二)自然科學研究之對象。既以「吾人感官所能知覺者」爲範圍。生命與心性。卽在其範圍之外。而徵之經驗。生命與心性。確具特質。故生命已非可以「機械之自然」概括。而心性更在其外而獨立者也。(三)歷史社會經濟政治藝術等。皆人之心性所造成者。占人類全體實際經驗之大部分。而未能以「機械之自然」說明之。歸納之也。(四)宗教屬於精神生活。亦人類經驗之一部。更非可以物質機械解釋之者。故科學不廢宗教。(五)綜上各層。得結論如下。哲學以通觀合覽爲目的。卽綜合人類經驗之全部。(須無所遺漏)而以一貫之原理說明之。自然科學僅研究人類經驗之一小部分。故「自然之機械說」不能爲正確之哲理。而科學亦不廢哲學也。

又按原書每章之末。均附參考書目。並約略說明各書之內容得失。及讀之先後緩急之序。以便學者。惟竊思凡能讀此參考書之人。必已讀過今茲所譯之原書。無待於譯本。故該項參考書目。均從略。譯者識。

文錄

上高先生書

林 損

夫子大人函丈。捧誦明誨。若從雲墜。風塵自污。多負斬向。竟疎請益之詞。反勞先施之問。離索增悲。俯仰興嘆。伏維夫子履道貞吉。浴德日新。追先民之遺軌。示來學之典型。止齋水心。並昭天壤。龍湫雁蕩。咸吐奇章。忝列灑掃應對之班。敢作附驥乘雲之祝。手足舞蹈。莫知所云。竊念十年以前。從游南越。侍坐餘閑。輒許論獻。捲括宇宙。研極虛無。治人正我。折衷楊墨之間。出禮入刑。譏評荀韓以下。表三統而立階。循一貫以知止。謂太平爲可期。嘆立憲之未善。夫子聞而軒渠。損亦恣其曉聒。豈意別久。與夢俱非。北首七春。學殖荒落。蓋自先舅崩殂。梁木已壞。孟師戾止。斤斧稍加。如是二人。對影成四。師唱弟和。數驚里耳。此外同道之朋。寥落罕遇。梗泛萍合。雖多奚裨。羣居終日。無非小慧之談。獨秀一枝。每遭大風之妬。搏土象人。靈可役。鬼聚蟻成陣。勢欲崩山。共工之力。愈強。杞人之憂。空結案罪。科刑職由。新黨往者。長素卓如。本出俗學。熱中功名。附會經義。以斗筭穿窬之才。爲捭搯縱橫之具。政令供其嘗試。黔首遭其塗毒。迨乎官闈。謀洩肘腋。變生從者。駢首以受誅。主者跳梁而苟免。於是剽竊客說。簧鼓口耳。未解明誠之旨。而談自由。不識造化之原。而論平等。昌言物競。違仁愛之情。侈述進化。張奢淫之習。營私植黨。命曰合羣。離母避兄。

稱以獨立。後生少年。競名死利。願爲之尸。冀爲之後。或亦別張一軍。欲相傾奪。蟾蜍逐鼠。亂乃愈滋。名號繁多。人物紛錯。牛溲與馬勃兼收。鄭璞與朽株並寶。革命以還。不祥滋甚。政必有黨。學必有會。理義不著於文。詞醜險已。痼其腸肺。黃巾之賊。欲殺康成。赤眉之渠。自推盤子。而主以不學。無術之徒。率以趨風承。竅之智。聚盜丐。倡優爲一流。暨南朔東西。爲萬派。詩禮發於冢中。章程盈於日下。報紙流傳。相驚珠玉。一犬吠形。響應千里。况復上得當路之援。下有騶卒之助。外震歐美之威。內瀕危亡之象。留學千羣。甘爲僥。役游士數輩。自詡先知。車騎欣其逸豫。飲食饜其肥甘。去從關於榮辱。得失繫其死生。利之所在。名亦隨之。父有愛子。不惜導之禽門。夫有良妻。乃甘縱以醜業。承羞無巫醫之恒用。恥有機變之巧。鷄鳴狗吠之音。以易韶武。猴沐虎冠之狀。以飾尊嚴。變至今日。而禍患不可勝極矣。太學雖微。猶爲學府。衆星燦爛。日月蔽虧。如損不才。乃尸厥位。夫鄭五且相天下。可知叔孫作師。域中何望。抑猶敵帚自享。不與衆同。抱書始皇之朝。久矣。當殺諫佛德宗之世。幸而不遷。子貢窺釜。疑顏淵之拾塵。盜跖膾肝。命伯夷以執爨。衣驅食迫。魚厚熊輕。姑廁蟲豸之行。兼受俳優之畜。俯仰慙悚。何道足陳。蓋名非自譽之所能飾。實非自謙之所能亡。哀非強笑之所能和。樂非強哭之所能慟。若無心腑之至言。烏敢煩瀆於夫子乎。黃劉諸生。比承枉顧。人性本善。重以夫子陶鑄之方。鍥而不舍。皆雅才也。惟願永葆精真。不爲物誘。存冥冥之志。勤昏昏之事。無昭昭以求榮。不赫赫而邀譽。根茂實遂。可立以待。周游五嶽。方珍拳石之奇。久居京師。始識人才。

之。少。微。夫。子。之。教。亦。不。能。不。爲。黃。劉。諸。生。一。激。厲。也。伏。維。亮。督。不。盡。欲。言。

祭姊文

柳詒徵

嗚呼吾姊。棄弟而去。魂兮有靈。歸於何處。自弟之生。依姊以長。廿有九年。如指附掌。癸巳之病。姊痛祈痊。乙未入學。姊歡不眠。佐母授徒。爲弟倍書。錄文同賞。賦詩共愉。醬皿。齋缸。寒燈。暑扇。斗室。奇貧。光騰。敞硯。庚秋。遭疾。乃值曹邱。起死之生。壺譽。彌休。城北。續膠。乃賦好逑。家門鼎盛。母以無憂。數丁艱屯。由腴而瘠。夫子愀然。外康中逆。姊奮於義。脫簪。償逋。聲震戚里。詫出貧儒。贅夫遠學。弗視呱呱。孳精書數。日眇心枯。冀以自立。慰彼遠遊。誓掃饑寒。師表女流。齋志未申。所天遽喪。壤裂霄崩。風淒粵瘴。憶隨老母。奔輿視姊。強笑入門。諱言壻死。姊顧弟來。猶然色喜。乞母命弟。館壻鄉里。弟聞斯言。痛鑊心脾。永永千年。其能忘斯。手女腹男。爲母強活。母病男墮。無詞可晤。往來城鄉。覲母延齡。母也棄兒。枯柯不青。自此以來。姊恆倚弟。竭弟之心。莫破姊涕。嗚呼吾母。永憾孤孀。奈何吾姊。復稱未亡。舉世熙熙。獨姊悵悵。千屯萬厄。視母尤強。母也有男。姊兮惟女。同乾異坤。愛無我汝。礮火臨江。條治嫁衣。荆釵布裙。慶得所歸。就學寧垣。賃廡索居。先霜而炊。後月而閨。憂女體孱。畏女學苦。送女之校。如摘於乳。女既畢業。赫然爲師。營營相攸。魂夢以之。滁山之高。蘇閩之深。姊腸所繫。無罅可尋。比歸於會。姊心碎矣。一別江干。逾年不起。嗚呼哀哉。綜姊生平。積淑無愆。不作於人。獨怪於天。稍稍發掘。握女校轅。升堂授書。力怯心堅。雜以他端。百憂來煎。皎皎天日。

冰霜自。全。家庭。瑣末。無可告語。弟所不知。和淚而茹。不習。勃谿。動遭齟齬。逋券盈握。人謂易與。渴望還鄉。火焚其廬。歲時祭祀。慘然不舒。自謂畏火。爰致沈疴。復燔厥家。天乎奈何。弟謂吾母興家。暮年天哀。苦節。姊宜復然。及今觀之。萬事都已。祚薄。門衰。蔑之能比。嗚呼哀哉。弟之同氣。惟姊一人。茫茫斯世。遺弟子身。回思往事。不可具陳。淮水看月。鍾陵踏春。煎茶。錫山聽雨。虎阜滬瀆。高車。邗溝濁酒。昔也勝遊。姊先。弟後。姊所未經。弟述。以口遠客。京華相望。南斗驛騎。遼東尺書。笑受盜弄。潢池關心。安否墨迹。猶新。音容。溘逝。萬里。遄歸。一棺已閉。嗚呼哀哉。孰呼弟。奔孰讀弟。詩孰爲弟。商出處之宜。一樽空設。孰與劇談。拳帷倚杖。孰呼老。三嗚呼哀哉。姊之疾苦。弟不能分。姊之遺言。弟不逮聞。尋辭茲室。永宅邱墳。請告九幽。弟辜母恩。嗚呼哀哉。

詩錄一

送諸貞壯南歸

黃節

晨雞告熹微。夜鐸響不敵。南街動役車。亂起在朝夕。十年子不來。去欲萬里息。梗修江浦。駕。逶迤漢皋。驛。河冰宵始合。川樹綠猶積。栖栖天下事。皇皇行路客。風塵不共聚。湖山亂無極。閱予說詩書。欲歸失鄉國。老作幕府賓。願子盡家食。今歸良足欣。殘賊阻于役。

曾孝毅大兄枉詩見投時曾方有買臣負薪之感因作奉答并示哲生 龐 俊

十年所聞曾公子。平生非隱亦非仕。蕉萃青衫錦水濱。相逢一笑干戈裏。招我時作花市游。酒闌感舊心悠悠。三島繁櫻五陵樹。承平年少令人愁。眼中肉食誰敢鄙。識字乃爲憂患始。絲竹忘情自偶然。丹青作癡亦老矣。蓬蒿笑我支離人。遇人往往遭罵嘖。不怪百回來叩戶。卻道門前多雜賓。李生長材無不可。城裏知君復知我。新詩共賞物外情。深談暫得花前坐。徒憐意氣傍風塵。老覺名山事可親。喚將碧玉小家女。來作紅窗捧硯人。然脂暝寫春宵短。五十之年公始滿。翁子歌吟聲自淒。溝頭流水今看斷。人生婚宦少年時。冷暖衰年祇自知。勸君滿意吟嬌女。願盼屏風對左思。

讀耐齋言志第二集詩即題寄耐齋翁

吳芳吉

讀翁南行詩使我心魂馳。飛鷺集林似錦里。山猿覓食憶峨眉。

翁遺墨詩云飛鷺集林疑雪壓橫嶺。讀時云山猿覓食盼停車皆紀實也。

天遙復海碧。筆底

助神奇。惜我未能追杖履。坐令雲鳥蒼茫空念之。翁之詩。翁之志。翁志如何家國事。翁詩如何性靈寄。謂翁之詩。有爲而後爲。翁豈屑屑雕蟲技。謂翁之詩。無爲而自爲。翁言歷歷足珍異。清琴兮淵淵。流水兮漣漣。偶感發。輒盤旋。籠百態。樂性天。從古詩人貴適志。道在有爲無爲間。

濮一乘約遊小河沿也園下車傾跌傷右髀甚痛強起行至茶社小坐旋至明湖春

晚飯歸而僵臥得詩二首

柳詒徵

兩履平生萬慮空。填胸清氣自寰中。明湖畫舫消炎暑。北海清尊倚晚風。馬足車層搜隽句。高荷大柳奏奇功。茲來又擅江鄉興。一舸何當闖晚紅。

浪跡天涯亦偶然。漫從唐舉問因緣。窺人魑魅忘南服。接地風雲狎北邊。迂怪已驅鄒子筆。艱難要試祖生鞭。天愁伸足長安破。跋履姑令宴宴眠。

雨夜

王易

久催春色去橫塘。十日園亭草樹香。照戶深燈維寤寐。隔城嚴柝隱倉皇。可無好夢留仙枕。儻許靈芬接上方。望古憂天逐年少。臘持青鬢守書堂。

小病累日憇森林院松林下有作

胡先驥

病夫病懶更兼愁。策杖姑尋水石幽。風定松林聞雉响。橋欹花影亂溪流。跏趺片念能忘世。輪轉多生意。倚休坐看杖頭移日影。芳時短景許淹留。

月夜望小孤山

李思純

小姑宛宛翠眉長。月子臨波照鏡妝。星火微明知岸闊。雲羅宵薄驗秋涼。起看大字歸何所。未信孤蓬又此鄉。剩遣臂鬟風露感。獨憑清淚浣中腸。

題紅薇館主簾捲海棠圖

林損

同昏八表感靡窮。猿鶴蟲沙一望空。留得寂寥庭宇在。爭教花月不朦朧。

國中題云花隙闌月隙。闌捲海棠。紅不知誰作畫。畫者規此窓戶之

簾櫳深處竟何如。恐有幽人讀異書。得象忘情堪一笑。海棠花下亦吾廬。

余所居窗外有海棠甚盛

三年刻楮方成葉。一葉何如葉葉奇。却惜蟠根深百尺。此中神異待誰知。

倚天長劍決蛟螭。切蝨烹蟻轉自奇。莫怪大江東去後。銅琶也唱女兒詞。

某君題云欲賦新詩題楓角更無佳句似蘇軾誤以花月隙闌詞爲東坡語也

詩錄二

清華園荷花池畔行吟

三月十二日○先一日辭去研究院主任職

吳宓

浮冰泮已盡。春水綠瀾瀾。倒映樓臺深。鏡湖平如砥。臨岸植松柏。上下相對起。碧天澹蕩晴。小鳥啁啾喜。時來琴箏音。淒怨入肝髓。靜境有真樂。幽思得妙理。嗟余恭簡人。投身攫物累。一載苦周旋。世情相排抵。簿書勞期會。口舌疲張哆。奔馳忘室家。逢迎習貪鄙。愚直人孰諒。依違行足恥。爲謀豈不臧。事變難驅使。驚馬蹶駕馳。細流逐波靡。棟折榱將崩。身去名亦毀。舍長用所短。今後吾知止。聖道貴力行。中庸非易企。無名成大隱。老氏學太詭。苦行與兼愛。吾寧從墨子。所貴辨重輕。庶幾無尤耳。比來俗務牽。讀書少暇晷。學業任荒落。心情日怠弛。回首瞿然驚。壯歲不吾俟。鵝雛嚇腐鼠。鸞鳳棲荆杞。豈容長自卑。湔祓從今始。身外卽靈境。一載居何美。傍堦種花木。臨窗看雲水。春夏復秋冬。萬象入屋裏。所惜逐塵役。辜負景密邇。

嗚呼世方亂。澄清終難俟。邪說煽毒醞。禮教失常軌。覆巢無完卵。崑岡玉同燬。人事况無常。生涯難預擬。可許樂陶陶。讀書長居此。雞鶩苦相爭。孔雀逢牛舐。去住不自由。衣食隨轉徙。何處覓桃源。藏神絕塵坻。憂思來無端。義和不停駛。今朝且行吟。明日從天隄。

詞錄

鷓鴣天

宮詞和
元裕之

朱祖謀

生小仙娥不自妍。玉臺金屋誤嬋娟。那能宛轉酬雙琲。已忍伶俜過十年。蚪箭水。誰爐烟。無端仙會散。金錢。簾櫳。早是愁時候。爭遣春寒到外邊。

金斗餘薰向夕涼。撲簾真有倒飛霜。竊香鳳子紛成隊。撼局鴉兒太作狂。三嘆息。百思量。迴腸盪盡也。尋常鏡前新學拋。家髻何事狂花妒淺妝。

微步塵波避洛神。玉顏團扇與溫存。牽牛夜殿聞私語。騎馬宮門拜主恩。翻覆雨。去來雲。經年纔雪舊。啼痕清狂一往甯無悔。却繡長旛禮世尊。

罷轉歌喉道勝常。多生爭忍不疎狂。直饒在髮爲薊澤。未願將身作錦囊。蟾齧鎖。誰橫梁。東實著意在。王昌情知薄倖青樓畔。且坐佳人錦瑟旁。

聞道嬋媛北渚遊。東風連苑冷于秋。無多裝綴花宮體。禁斷排當菊部頭。
人愁紅蠶憔悴同功繭。抽盡春絲未放休。 懽易散。夢難留。女床鸞樹向

臨鏡朦朧賴卸釵。無聊啼笑亦多才。探看青鳥迷歸路。橫臥烏龍本妒媒。
妝臺初三下。九渾無準。且疊紅箋寄恨來。 笙字合錦書。迴肯將心力事

未必芳期未有期。等閑蜂蝶太嬌癡。側商小令翻新水。捲地狂香發故枝。
人啼纔知滿樹金鈴繫。未省長年落葉悲。 風雨裏。苦禁持。流鶯何故背

歷劫相思信不磨。親將雙帶結香羅。未灰蠟管拚成淚。垂絕鴟絃忍倦歌。
恩多人間會有相逢事。奈此青春悵望何。 休躑躅。已蹉跎。金鞭拗折負

鷓鴣天

讀臨村先生和元格之
宮詞書後寄示斐雲

胡士瑩

蚤是心灰一點丹。仙娥珍重笑啼難。玉樓環珮聲初斷。銅輦秋衾夢不還。
中鸞恩情恰似中庭樹。一日西風一日寒。 將進酒。勸加餐。那堪憔悴鏡